

背 影

朱
自
清
作

一九二八年十月初版發行

◆ 背 影 ◆

實價大洋五角
(外埠酌加寄費)

著作者

朱自清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

總發行所

上海望平街

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1-1,500

序

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，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；
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，第三項說：

白話散文很進步了。長篇議論文的進步，那是顯而易見的，
可以不論。這幾年來，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，乃是周作
人等提倡的「小品散文」。這一類的小品，用平淡的談話，
包藏着深刻的意味；有時很像笨拙，其實却是滑稽。這一類
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徹底打破那「美文不能用白話」的迷信
了。

胡先生共舉了四項。第一項白話詩，他說「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」；第二項短篇小說，他說「也漸漸的成立了」；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，他說「成績最壞」。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；但從語氣上看，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。現在是六年以後了，情形已是不同：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，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，但是太需緩了；文壇上對於牠，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。胡先生那時預言，「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；」現在看看，似乎絲毫沒有把握。短篇小說的情形，比前爲好，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。戲劇的演作兩面，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績，這令人高興。最發達的，要算是小品散文。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，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，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。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。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（一九二五）起，增闢「新語林」一欄，也載有許

多小品散文。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法，於記事文，敘事文，說明文，議論文而外，有小品文的專章。去年小說月報的「創作號」（七號），也特開小品一欄。小品散文，於是乎極一時之盛。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「復胡適的信」（真美善一卷十二號）裏，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：「第一是小品文字，含諷刺的，析心理的，寫自然的，往往着墨不多，而餘味曲包。第二是短篇小說。……第三是詩。……」這個觀察大致不錯。

但有舉出「懶惰」與「欲速」，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，那却是不夠的。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：所謂「懶惰」與「欲速」，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；牠的歷史的原因，其實更來得重要些。我們知道，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為正宗；散文的發達，正是順勢。而小品散文的體製，舊來的散文裏也備有；只精

神面目，頗不相同罷了。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爲準，如序跋，書牘，贈序，傳狀，碑誌，雜記，哀祭七類中，都有許多小品文字；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，甚至還將詔令，箴銘列入，那就未免太廣泛了，我說歷史的原因，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，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。胡先生說，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，『可以打破「美文不能用白話」的迷信』。他說的那種「迷信」的正面，自然是「美文只能用文言了」；這也就是說，美文古已有之，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。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：

……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，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，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，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，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，實際却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，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。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

的態度，可以說是二元的，而他們則是一元的，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，……以前的人以為文是「以載道」的東西，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却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；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，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，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，或是聞了道。……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。在這個情形之下，現代的文學——現在只就散文說——與明代的有些相像，正是不足怪的，雖然並沒有去模仿，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，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很有歐化的地方，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。

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，頗為扼要，且極明通。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，在舊來的散文學裏，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。但我們

得知道，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，還是外國的影響；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。我們看，周先生自己的書，如澤瀉集等，裏面的文章，無論從思想說，從表現說，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？——至多「情趣」有一些相似罷了。我寧可說，他所受的「外國的影響」比中國的多。而其餘的作家，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，像魯迅先生，徐志摩先生。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，詳細節目，原要由各人自定；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，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。但你要問，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，爲什麼新文學的初期，倒是詩，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？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。這反動原是好的，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，你看，牠們支持了幾年，終於懈弛下來，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。這種現象却又不健全的；要明白此層，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。

* 讀如散——文學與純文學相對，較普通所謂散文，意義廣些——駢文也
包括在內。

分別文學的體制，而論其價值的高下，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，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，包孕着種種議論和衝突；淺學的我，不敢贊一辭。我只覺得體制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，但從一般見地說，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；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。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，小說，戲劇相比，便可見出這種分別。我們可以說，前者是自由些，後者是謹嚴些：詩的字句，音節，小說的描寫，結構，戲劇的剪裁與對話，都有種種規律（廣義的，不限於古典派的），必須精心結撰，方能有成。散文就不同了，選材與表現，比較可隨便些；所謂「閒話」，在一種意義裏，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。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，與詩，小說，戲劇，有高下之別。但對於「懶惰」與「欲速」

的人，牠確是一種較爲相宜的體制。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。我以為真正的文學發展，還當從純文學下手，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；所以說，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。——希望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，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，至少和散文學一樣！但就散文論散文，這三四年的發展，確是絢爛極了：有種種的樣式，種種的流派，表現着，批評着，解釋着人生的各面，遷流曼衍，日新月異：有中國名士風，有外國紳士風，有隱士，有叛徒，在思想上是如此。或描寫，或諷刺，或委曲，或縝密，或勁健，或綺麗，或洗煉，或流動，或含蓄，在表現上是如此。

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，是個平凡不過的人。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，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。我寫過詩，寫過小說：寫過散文。二十五歲以前，喜歡寫詩；近幾年詩情枯竭，擱筆已久。前年一個朋

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，說我不能做抒情詩，只能做史詩；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。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，便越發懶怠起來。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。現在翻出來看，笑的歷史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，材料的擁擠，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；別的用字造句，那樣扭扭捏捏的，像半身不遂的病人，讀着真怪不好受的。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；不用說長篇，就是短篇，那種經濟的，嚴密的結構，我一輩子也學不來！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，使牠們各得其所。至於戲劇，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。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。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，而又不免有話要說，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；憑你說「懶惰」也吧，「欲速」也罷，我是自然而採用了這種體製。這本小書裏，便是四、五年來所寫的散文。其中有兩篇，也許有些像小說；但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，那是彼此有益的。至於分作兩輯，是因為兩輯的文字，風格有

些不同；怎樣不同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。關於這兩類文章，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。鄧看過旅行雜記，來信說，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，因為是在模做着什麼人；而模做是要不得的。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做什麼人。他後來看了飄零，又來信說，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面，他是喜歡的。但火就不如此。他看完蹤跡，說只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；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。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。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，只當時覺着要怎樣寫，便怎樣寫了。我意在表現自己，盡了自己的力便行；仁智之見，是在讀者。

朱自清，

一九二八年，七月卅一日，

北平清寧園。

目錄

序	I
甲輯	
女人	一
白種人——上帝之驕子	一二
背影	一八
阿河	二三
哀章杰三君	三九

飄零	四五
白采	五二
荷塘月色	六〇
一封信	六五
梅花後記	七二
懷魏握青君	七八
兒女	八三

乙輯

旅行雜記	九九
一 殷勤的招待	九九
二 「躬逢其盛」	一〇二

三	第三人稱	一〇八
	說夢	一一四
	海行雜記	一一九

女人

白水是個老實人，又是個有趣的人。他能在談天的時候，滔滔不絕地發出長篇大論。這回聽勉子說，日本某雜誌上有「女？」一文，是幾個文人以「女」為題的桌話的紀錄。他說，「這倒有趣，我們何不也來一下？」我們說，「你先來！」他搔了搔頭髮道：「好！就是我先來；你們可別臨陣脫逃才好。」我們知道他照例是開口不能自休的。果然，一番話費了這多時候，以致別人只有補充的工夫，沒有自敘的餘裕。那時我被指定為臨時書記，曾將桌上所說，拉雜寫下。現在整理出來，便是以下一文。因為十之八是白水的意見，便用了第一人稱，

作爲他自述的模樣；我想，白水大概不至於不承認吧？

老實說，我是個歡喜女人的人；從國民學校時代直到現在，我總一貫地歡喜着女人。雖然不會受着什麼「女難」，而女人的力量，我確是常常領略到的。女人就是磁石，我就是一塊軟鐵；爲了一個虛構的或實際的女人，默默的想了一兩點鐘，乃至想了一兩個星期，真不知肉味光景——這種事是屢屢有的。在路上走，遠遠的有女人來了，我的眼睛便像蜜蜂們嗅着花香一般，直擡過去。但是我很知足，普通的女人，大概看一兩眼也就夠了，至多再掉一回頭。像我的一位同學那樣，遇見了異性，就立正——向左或向右轉，仔細用他那兩隻近視眼，從眼鏡下面緊緊追出去半日半日，然後看不見，然後開步走——我是用不着的。我們地方有句土話說：「乖子望一眼，獸子望到

晚；「我大約總在「乖子」一邊了。我到無論什麼地方，第一總是用我的眼睛去尋找女人。在火車裏，我必走遍幾輛車去發見女人；在輪船裏，我必走遍全船去發見女人。我若找不到女人時，我便逛遊戲場去，趕廟會去，——我大膽地加一句——參觀女學校去；這些都是女人多的地方。於是我的眼睛更忙了！我拖着兩隻腳跟着牠們走，往往直到疲倦爲止。

我所追尋的女人是什麼呢？我所發見的女人是什麼呢？這是藝術的女人。從前人將女人比做花，比做鳥，比做羔羊；他們只是說，女人是自然手裏創造出來的藝術，使人們歡喜讚嘆——正如藝術的兒童是自然的創作，使人們歡喜讚嘆一樣。不獨男歡喜讚嘆，女人也歡喜讚嘆；而「妒」便是歡喜讚嘆的另一面，正如「愛」是歡喜讚嘆的一面一樣。受歡喜讚嘆的，又不獨是女人，男人也有。「此柳風流可愛，

似張緒當年，「便是好例；而「美丰儀」一語，尤爲「史不絕書」。但男人的藝術氣分，似乎總要少些；賈寶玉說得好：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，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。這是天命呢？還是人事呢？我現在還不得而知；只覺得事實是如此罷了。——你看，目下學繪畫的「人體習作」的時候，誰不用了女人做他的模特兒呢？這不是因爲女人的曲線更爲可愛麼？我們說，自有歷史以來，女人是比男人更其藝術的；這句話總該不會錯吧？所以我說，藝術的女人。所謂藝術的女人，有三種意思：是女人中最爲藝術的，是女人的藝術的一面，是我們以藝術的眼去看女人。我說女人比男人更其藝術的，是一般的說法；說女人中最爲藝術的，是個別的說法。——而「藝術」一詞，我用牠的狹義，專指眼睛的藝術而言，與繪畫，雕刻，跳舞同其範類。藝術的女人便是有着美好的顏色和輪廓和動作的女人，便是她的容貌，身材，姿態，

使我們看了感到「書已圓滿」的女人。這裏有一塊天然的界碑，我所說的只是處女，少婦，中年婦人，那些老太太們，爲她們的年歲所侵蝕，已上了凋零與枯萎的路途，在這一件上，已是落伍者了。女人的圓滿相，只是她的「人的諸相」之一；她可以有大才能，大智慧，大仁慈，大勇毅，大貞潔等等，但都無礙於這一相。諸相可以幫助這一相，使其更臻於充實；這一相也可幫助諸相，分其圓滿於牠們，有時更能遮蓋牠們的缺處。我們之看女人，若被牠的圓滿相所吸引，便會不顧自己，不顧她的一切，而祇陶醉於其中；這個陶醉是刹那的，無關心的，而且在沈默之中的。

我們之看女人，是歡喜而決不是戀愛。戀愛是全般的，歡喜是部分的。戀愛是整個「自我」與整個「自我」的融合，故堅深而久長；歡喜是「自我」間斷片的融合，故輕淺而飄忽。這兩者都是生命的趨

味，生命的姿態。但戀愛是對人的，歡喜却兼人與物而言。——此外本還有「仁愛」，便是「民胞物與」之懷；再進一步，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」，便是「神愛」，「大愛」了。這種無分物我的愛，非我所要論；但在此又須立一界碑，凡偉大莊嚴之象，無論屬人屬物，足以吸引人心者，必爲這種愛；而優美豔麗的光景則始在「歡喜」的闕中。至於戀愛，以人格的吸引爲骨子，有極強的佔有性，又與二者不同。Y君以人與物平分戀愛與歡喜，以爲「喜」僅屬物，「愛」乃屬人；若對人言「喜」，便是蔑視他的人格了。現在有許多人也以爲將女人比花，比鳥，比羔羊，便是侮辱女人；讚頌女人的體態，也是侮辱女人。所以者何？便是蔑視她們的人格了！但我覺我們若不能將「體態的美」排斥於人格之外，我們便要慢慢的說這句話！而美若是一種價值，人格若是建築於價值的基石上，我們又何能排斥那

「體態的美」呢？所以我以爲只須將女人的藝術的一面作爲藝術而鑑賞牠，與鑑賞其他優美的自然一樣；藝術與自然是「非人格」的，當然便說不上「蔑視」與否。在這樣的立場上，將人比物，歡喜讚嘆，自與因襲的玩弄的態度相差十萬八千里，當可告無罪於天下。——祇有將女人看作「玩物」，才真是蔑視呢；即使是在所謂的「戀愛」之中。藝術的女人，是的，藝術的女人！我們要用驚異的眼去看她，那是一種奇跡！

我之看女人，十六年於茲了，我發見了一件事，就是將女人作爲藝術而鑑賞時，切不可使她知道；無論是生疏的，是較熟悉的。因爲這要引起她性的自衛的羞恥心或他種嫌惡心，她的藝術味便要變稀薄了；而我們因她的羞恥或嫌惡而關心，也就不能靜觀自得了。所以我們只好祕密地鑑賞；藝術原來是祕密的呀，自然的創作原來是祕密的

呀。但是我所歡喜的藝術的女人，究竟是怎樣的呢？您得問了。讓我告訴您：我見過西洋女人，日本女人，江南江北兩個女人城內的女人，名聞浙東西的女人；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，我只見過不到半打的藝術的女人！而且其中只有一個西洋人，沒有一個日本人！那西洋的處女是在Y城裏一條僻巷的拐角上遇着的，驚鴻一瞥似地便過去了。其餘有兩個是在兩次火車裏遇着的，一個看了半天，一個看了兩天；還有一個是在鄉村裏遇着的，足足看了三個月。——我以為藝術的女人第一是有她的溫柔的空氣；使人如聽着簫管的悠揚，如嗅着玫瑰花的芬芳，如躺在天鵝絨的厚毯上。她是如水的密，如烟的輕，籠罩着我們；我們怎能不歡喜讚嘆呢？這是由她的動作而來的；她的一舉步，一伸腰，一掠髮，一轉眼，一低頭，乃至衣袂的微颺，裙幅的輕舞，都如蜜的流，風的微漾；我們怎能不歡喜讚嘆呢？最可愛的是那軟軟

的腰兒；從前人說臨風的垂柳，紅樓夢裏說晴靈的「水蛇腰兒」，都是說腰肢的細軟的；但我所歡喜的腰呀，簡直和蘇州的牛皮糖一樣，使我滿舌頭的甜，滿牙齒的軟呀。腰是這般軟了，手足自也有飄逸不凡之概。你瞧她的足脛多麼豐滿呢！從膝關節以下，漸漸的隆起，像新蒸的麵包一樣；後來又漸漸漸漸地緩下去了。這足脛上正罩着絲襪，淡青的？或者白的？拉得緊緊的，一些兒縐紋沒有，更將那豐滿的曲線顯得豐滿了；而那閃閃的鮮嫩的光，簡直可以照出人的影子。你再往土瞧，她的兩肩又多麼亭勻呢！像雙生的小羊似的，又像兩座玉峯似的；正是秋山那般瘦，秋水那般平呀。肩以上，便到了一般人謳歌頌讚所集的一「面目」了。我最不能忘記的，是她那雙鴿子般的眼睛，伶俐到像要立刻和人說話。在惺忪微倦的時候，尤其可喜，因為正像一對睡了的褐色小鴿子。和那潤澤而微紅的雙頰，蘋果般照耀着的，

恰如曙色之與夕陽，巧妙的相映襯着。再加上那覆額的，稠密而蓬鬆的髮，像天空的亂雲一般，點綴得更有趣了。而她那甜蜜的微笑也是可愛的東西；微笑是半開的花朵，裏面流溢着詩與畫與無聲的音樂。是的，我說的已多了；我不必將我所見的，一個人一個人分別說給你，我只將她們融合成一個 *Sketch* 給你看——這就是我的驚異的型 就是我所謂藝術的女子的型。但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！我的眼光究竟太狹了！

在女人的聚會裏，有時也有一種溫柔的空氣；但祇是籠統的空氣，沒有詳細的節目。所以這是要由遠觀而鑑賞的，與個別的看法不同；若近觀時，那籠統的空氣也許會消失了的。說起這藝術的「女人的聚會」，我却想着數年前的事了，雲烟一般，好惹人悵惘的。在 P 城一個禮拜日的早晨，我到一所宏大的教堂裏去做禮拜；聽說那邊女人多，

我是禮拜女人去的。那教堂是男女分坐的。我去的時候，女坐還空着，似乎頗遙遙的；我的遐想便去充滿了每個空坐裏。忽然眼睛有些花了，在薄薄的香澤當中，一羣白上衣，黑背心，黑裙子的女人，默默的，遠遠的走進來了。我現在不曾看見上帝，却看見了帶着翼子的這些安琪兒了！另一回在傍晚的湖上，暮靄四合的時候，一隻插着小紅花的遊艇裏，坐着八九個雪白雪白的白衣的姑娘；湖風舞弄着她們的衣裳，便成一片渾然的白。我想她們是湖之女神，以遊戲三昧，暫現色相於人間的呢！第三回在湖中的一座橋上，淡月微雲之下，倚着十來個，也是姑娘，朦朦朧朧的與月一齊白着。在抖蕩的歌喉裏，我又遇着月姊兒的化身了！——這些是我所發見的又一型。

是的，藝術的女人，那是一種奇跡！

一九二五年，二月十五日，白馬湖。

白種人——上帝的驕子！

去年暑假到上海，在一路電車的頭等裏，見一個大西洋人帶着一個小西洋人，相並地坐着。我不能確說他倆是英國人或美國人；我只猜他們是父與子。那小西洋人，那白種的孩子，不過十一二歲光景，看去是個可愛的小孩，引我久長的注意。他戴着平頂硬草帽，帽簷下端正地露着長圓的小臉。白中透紅的面頰，眼睛上有着金黃的長睫毛，顯出和平與秀美。我向來有種癖氣：見了有趣的小孩，總想和他親熱，做好同伴；若不能親熱，便隨時親近親近也好。在高等小學時，附設的初等裏，有一個養着烏黑的西髮的劉君，真是依人的小鳥一般；牽

着他的手問他的話時，他只靜靜地微仰着頭，小聲兒回答——我不常看見他的笑容，他的臉老是那麼幽靜和真誠，皮下却燒着親熱的火把。我屢次讓他到我家來，他總不肯；後來兩年不見，他便死了。我不能忘記他！我牽過他的小手，又摸過他的圓下巴。但若遇着壽生的小孩，我自然不能這麼做，那可有些窘了；不過也不要緊，我可用我的眼睛看他——一回，兩回，十回，幾十回！孩子大概不狠注意人的眼睛，所以儘可自由地看，和看女人要遮遮掩掩的不同。我凝視過許多初會面的孩子，他們都不會向我抗議；至多拉着同在的母親的手，或倚着她的膝頭，將眼看她兩看罷了。所以我膽子很大。這回在電車裏又發了老癬氣，我兩次三番地看那白種的孩子，小西洋人！

初時他不注意或者不理會我，讓我自由地看他。但看了不幾回，那父親站起來了，兒子也站起來了，他們將到。這時意外的事來

了。那小西洋人本坐在我的對面；走近我時，突然將臉盡力地伸過來了，兩只藍眼睛大大地睜着，那好看的睫毛已看不見了；兩頰的紅也已褪了不少了。和平，秀美的臉一變而為粗俗，凶惡的臉了！他的眼睛裏有話：「咄！黃種人，黃種的支那人，你——你看吧！你配看我！」他已失了天真的稚氣，臉上滿佈着橫秋的老氣了！我因此寧願稱他為「小西洋人」。他伸着臉向我足有兩秒鐘；電車停了，這才勝利地掉過頭，牽着那大西洋人的手走了。大西洋人比兒子似乎要高出一半；這時正注目窗外，不會看見下面的事。兒子也不去告訴他，只獨斷獨行地伸他的臉；伸了臉之後，便又若無其事的，始終不發一言——在沈默中得着勝利，凱旋而去。不用說，這在我自然是一種襲擊，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」的襲擊！

這突然的襲擊使我張皇失措；我的心空虛了，四面的壓迫狠嚴重，

使我呼吸不能自由。我曾在N城的一座橋上，遇見一個女人；我偶然地看她時，她却垂下了長長的黑睫毛，露出老練和鄙夷的神色。那時我也感着壓迫和空虛，但比起這一次，就稀薄多了：我在那小西洋人兩顆鎗彈似的眼光之下，茫然地覺着有被吞食的危險，於是身子不知不覺地縮小——大有在奇境中的阿麗思的勁兒！我木木然目送那父子下了電車，在馬路上開步走；那小西洋人竟來一回頭，斷然地去了。我這時有了迫切的國家之感！我做着黃種的中國人，而現在還是白種人的世界，他們的驕傲與踐踏當然會來的；我所以張皇失措而覺着恐怖者，因為那驕傲我的，踐踏我的，不是別人，只是一個十來歲的「白種的」孩子，竟是一個十來歲的白種的「孩子」！我向來總覺得孩子應該是世界的，不應該是一種，一國，一鄉，一家的。我因此不能容忍中國的孩子叫西洋人爲「洋鬼子」。但這個十來歲的白種的孩

子，竟已被撤入人種與國家的兩種定型裏了。他已懂得憑着人種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力，伸着臉襲擊我了。這一次襲擊實是許多次襲擊的小影，他的臉上便縮印着一部中國的外交史。他之來上海，或無多日，或已長久，耳濡目染，他的父親，親長，先生，父執，乃至同國，同種，都以驕傲踐踏對付中國人；而他的讀物也推波助瀾，將中國編排得一無是處，以長他自己的威風。所以他向我伸臉，決非偶然而已。

這是襲擊，也是侮蔑，大大的侮蔑！我因了自尊，一面感着空虛，一面却又感着憤怒；於是有了迫切的國家之念。我要咀咒這小小的人！但我立刻恐怖起來了：這到底只是十來歲的孩子呢，却已被傳統所埋葬；我們所日夜想望着的「赤子之心」，世界之世界，（非某種人的世界，更非某國人的世界！）眼見得在正來的一代，還是毫無信息的！這是你的損失，我的損失，他的損失，世界的損失；雖然是怎樣渺小的

一個孩子！但這孩子却也有可敬的地方：他的從容，他的沈默，他的獨斷獨行，他的一去不回頭，都是力的表現，都是強者適者的表現。決不婆婆媽媽的，決不黏黏搭搭的，一針見血，一刀兩斷，這正是白種人之所以爲白種人。

我真是一個矛盾的人。無論如何，我們最要緊的還是看看自己，看看自己的孩子！誰也是上帝之驕子。這和昔日的王侯將相一樣，是沒有種的！

一九二五年，六月十九夜。

背 影

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，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。那年冬天，祖母死了，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，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，我從北京到徐州，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。到徐州見着父親，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，又想起祖母，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。父親說，「事已如此，不必難過，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！」

回家變賣典質，父親還了虧空；又借錢辦了喪事。這些日子，家中光景很是慘澹，一半爲了喪事，一半爲了父親賦閒。喪事完畢，父親要到南京謀事，我也要回北京念書，我們便同行。

到南京時，有朋友約去遊逛，勾留了一日；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，下午上車北去。父親因為事忙，本已說定不送我，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。他再三囑付茶房，甚是仔細。但他終於不放心，怕茶房不妥帖；頗躊躇了一會。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，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，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。他躊躇了一會，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。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；他只說，「不要緊，他們去不好！」

我們過了江，進了車站。我買票，他忙着照着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脚夫行些小費，才可過去。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。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，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；就送我上車。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；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。他囑我路上小心，夜裏要警醒些，不要受涼。

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。我心裏暗笑他的迂；他們只認得錢，託他們直是白託！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，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？唉，我現在想想，那時真是太聰明了！

我說道，「爸爸，你走吧。」他望車外看了看，說，「我買幾個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動。」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。走到那邊月臺，須穿過鐵道，須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。我本來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。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，穿着黑布大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臺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兩手攀着上面，兩腳再向上縮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，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我趕緊拭乾了淚，怕他看見，也怕別人看見。我再

向外看時，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。過鐵道時，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這邊時，我趕緊去撿他。他和我走到車上，將橘子一殼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，心裏狠輕鬆似的，過一會說，「我走了；到那邊來信！」我望着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幾步，回過頭看見我，說，「進去吧，裏邊沒有人。」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，再找不着了，我便進來坐下，我的眼淚又來了。

近幾年來，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謀生，獨力支持，做了許多大事。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！他觸目傷懷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鬱於中，自然要發之於外；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。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。但最近兩年的不見，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記着我，惦記着我的兒子。我北來後，他寫

了一信給我，信中說道，「我身體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利害，舉箸提筆，諸多不便，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。」我讀到此處，在晶瑩的淚光中，又看見那肥胖的，青布棉袍，黑布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！

十月在北京。

阿河

我這一回寒假，因為養病，住到一家親戚的別墅裏去。那別墅是在鄉下。前面偏左的地方，是一片淡藍的湖水，對岸環擁着不盡的青山。山的影子倒映在水裏，越顯得清清爽爽的。水面常如鏡子一般。風起時，微有皺痕；像少女們皺她們的眉頭，過一會子就好了。湖的餘勢束成一條小港，緩緩地不聲不響地流過別墅的門前。門前有一條小石橋，橋那邊盡是田畝。這邊沿岸一帶，相間地栽着桃樹和柳樹，春來常有一番熱鬧的夢。別墅外面繚繞着短短的竹籬，籬外是小小的路。裏邊一座向南的樓，背後便倚着山。西邊是三間平屋，我便住在這裏。

院子裏有兩塊草地，上面隨便放着兩三塊石頭。另外的墻地上，或羅列着盆栽，或種蒔着花草。籬邊還有幾株枝幹蟠曲的大樹，有一株幾乎要伸到水裏去了。

我的親戚章君只有夫婦二人和一個女兒。她在外邊念書，這時也剛回到家裏。她邀來三位同學，同到她家過這個寒假；兩位是親戚，一位是朋友。她們住着樓上的兩間屋子。章君夫婦也住在樓上。樓下正中是客廳，常是閒着，西間是喫飯的地方；東間便是章君的書房，我們談天，喝茶，看報，都在這裏。我喫了飯，便是一個人，也要到這裏來閒坐一回。我來的第二天，章小姐告訴我，她母親要給她們找一個好好的女用人；長工阿齊說有一個表妹，母親叫他明天就帶來做做看呢。她似乎很高興的樣子，我祇是不經意地答應。

平屋與樓屋之間，是一個小小的廚房。我住的是東面的屋子，從

窗子裏可以看見廚房裏人的來往。這一天午飯前，我偶然向外看看，見一個面生的女用人，兩手提着兩把白鐵壺，正望廚房裏走；章家的李媽在她前面領着，不知在和她說甚麼話。她的頭髮亂蓬蓬的，像冬天的枯草一樣。身上穿着鑲邊的黑布棉襖和夾褲，黑裏已泛出黃色；棉襖長與膝齊，夾褲也直拖到腳背上。腳倒是雙天足，穿着尖頭的黑布鞋，後跟還帶着兩片同色的「葉拔兒」。想這就是阿齊帶來的女用人了；想完了就坐下看書。晚飯後，章小姐告訴我，女用人來了，她的名字叫「阿河」。我說，「名字很好，只是人土些；還能做麼？」她說，「別看她土，很聰明呢。」我說，「哦。」便接着看手中的報了。

以後每天早上，中上，晚上，我常常看見阿河挈着水壺來往；她的眼似乎總是望前看的。兩個禮拜匆匆地過去了。章小姐忽然和我說，

你別看阿河土，她的志氣很好，她是個可憐的人。我和娘說，把我前年在家穿的那身棉襖褲給了她吧。我嫌那兩件衣服太花，給了她正好。娘先不肯，說她來了沒有幾天；後來也肯了。今天拿出來讓他穿，正合式呢。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，她真聰明，一學就會了。她說拿到工錢，也要打一雙穿呢。我等幾天再和娘說去。

「她這樣愛好！怪不得頭髮光得多了，原來都是你們教她的。好！你們儘教她講究，她將來怕不願回家去呢。」大家都笑了。

舊新年是過去了。因為江浙的兵事，我們的學校一時還不能開學。我們大家都樂得在別墅裏多住些日子。這時阿河姐換了一個人。她穿着寶藍色挑着小花兒的布棉襖褲；脚下是嫩藍色毛繩鞋，鞋口還綴着兩個半藍半白的小絨球兒。我想這一定是她的小姐們給幫忙的。古語說得好，「人要衣裳馬要鞍」，阿河這一打扮，真有些楚楚可憐了。

她的頭髮早已是刷得光光的，覆額的留海也梳得十分伏貼。一張小小的圓臉，如正開的桃李花；臉上並沒有笑，却隱隱地含着春日的光輝，像花房裏充了蜜一般。這在我幾乎是一個奇跡；我現在是常站在窗前看她了。我覺得在深山裏發見了一粒貓兒眼；這樣精純的貓兒眼，是我生平所僅見！我覺得我們相識已太長久，極願和她說一句話——極平淡的話，一句也好。但我怎好平白地和她攀談呢？這樣鬱鬱了一禮拜。

這是元宵節的前一晚上。我喫了飯，在屋裏坐了一會，覺得有些無聊，便信步走到那書房裏。拿起報來，想再細看一回。忽然門鈕一響，阿河進來了。她手裏拿着三四支顏色鉛筆；出乎意料地走近了我。他站在我面前了，靜靜地微笑着說：「白先生，你知道鉛筆鏤在那裏？」一面將拿着的鉛筆給我看。我不自主地立起來，匆忙地應道，

「在這裏；」我用手指着南邊柱子。但我立刻覺得這是不夠的。我倆她走近了柱子。這時我像閃電似地躊躇了一下，便說，「我：我：」她一聲不響地已將一支鉛筆交給我。我放進鐮子裏鐮給她看。鐮了兩下，便想交給她；但終於鐮完了一枝。交還了她。她接了筆略看一看，仍仰着臉向我。我窘極了。剎那間念頭轉了好幾個圈子；到底硬着頭皮搭訕着說，「就這樣鐮好了。」我趕緊向門外一瞥，就走回原處看報去。但我的頭剛低下，我的眼已擡起來了。於是遠遠地從容地問道，「你會麼？」她不會掉過頭來，只「嚶」了一聲，也不說話。我看了她背影一會。覺得應該低下頭了。等我再擡起頭來時，她已默默地向外走了。她似乎總是望前看的；我想再問她一句話，但終於不會出口。我撇下了報，站起來走了一會，便回到自己屋裏。我一直想着些什麼，但什麼也沒有想出。

第二天早上看見她往廚房裏走時，我發願我的眼將老跟着她的影子——她的影子真好。她那幾步路走得又敏捷，又勻稱，又苗條，正如一隻可愛的小貓。她兩手各提着一隻水壺，又令我想到在一條細細的索兒上抖擻精神走着的女子。這全由於她的腰；她的腰真太軟了，用白水的話說，真是軟到使我如喫蘇州的牛皮糖一樣。不止她的腰，我的日記裏說得好：「她有一套和雲霞比美，水月爭靈的曲線，織成大大的一張迷惑的網！」而那兩頰的曲線，尤其甜蜜可人。她兩頰是白中透着微紅，潤澤如玉。她的皮膚，嫩得可以掐出水來；我的日記裏說，「我很想去掐她一下呀！」她的眼像一雙小燕子，老是在盪盪的春水上打着圈兒。她的笑最使我記住，像一朵花漂浮在我的腦海裏。我不是說過，她的小圓臉像正開的桃花麼？那麼，她微笑的時候，便是盛開的時候了：花房裏充滿了的蜜，真如要流出來的樣子。她的髮不甚

厚，但黑而有光，柔軟而滑，如純絲一般。真可惜我不會聞着一些兒香。唉！從前我在窗前看她好多次，所得的真太少了；若不是昨晚一見，——雖只幾分鐘——我真太對不起這樣一個人兒了。

午飯後，韋君照例地睡午覺去了，只有我，韋小姐和其他三位小姐在書房裏。我有意無意地談起阿河的事。我說，

「你們怎知道她的志氣好呢？」

「那天我們教給她打絨繩鞋；」一位蔡小姐便答道，「看她狠聰明，就問她爲甚麼不念書？他被我們一問，就傷心起來了。……」

「是的，」韋小姐笑着搶了說，「後來還哭了呢；還有一位儂子陪她淪眼淚呢。」

那邊黃小姐可急了，走過來推了她一下。蔡小姐忙攔住道，「人家說正經話，你們儘鬧着頑兒！讓我說完了呀——」

「我代你說嘍，」章小姐仍搶着說，「——她說她只有一個爹，沒有娘。嫁了一個男人，倒有三十多歲，土頭土腦的，臉上滿是疤！他是李媽的鄰舍，我還看見過呢。……」

「好了，底下我說吧。」蔡小姐接着道，她男人又不要好，儘愛賭錢；她一氣，就住到娘家來，有一年多不回去了。」

「她今年幾歲？」我問。

「十七不知十八？前年出嫁的，幾個月就回家了，」蔡小姐說。

「不，十八，我知道，」章小姐改正道。

「哦。你們可曾勸她離婚？」

「怎麼不勸？」章小姐應道，「她說十八回去喫她表哥的喜酒，要和她的爹去說呢。」

「你們教她的好事，該當何罪！」我笑了。

她們也都笑了。

十九的早上，我正在屋裏看書，聽見外面有嚷嚷的聲音；這是從來沒有的。我立刻走出來看；只見門外有兩個鄉下人要走進來，卻給阿齊攔住。他們只是央告，阿齊只是不肯。這時章君已走出院中，向他們道，

「你們回去吧。人在我這裏，不要緊的。快回去，不要瞎吵！」
兩個人面面相覷，說不出一句話；俄延了一會，只好走了。我問章君什麼事？他說，

「阿河囉！還不是瞎吵一回子。」

我想他於男女的事向來是懶得說的，還是回頭問他小姐的好；我們便談到別的事情上去。

喫了飯，我趕緊問章小姐，她說，

「她是告訴娘的，你問娘去。」

我想這件事有些尷尬，便到西間裏問章太太；她正看着李媽收拾碗碟呢。她見我問，便笑着說，

「你要問這些事做什麼？她昨天回去，原是借了阿桂的衣裳穿去了的，打扮得嬌滴滴的，也難怪，被她男人看見了，便約了些不相干的人，將她搶回去過了一夜。今天早上，她騙她男人，說要到此地來拿行李。她男人就會信她，派了兩個人跟着。那知她到了這裏，便叫阿齊攔着那跟來的人；她自己便跪在我面前哭訴，說死也不願回她男人家去。你說我有什麼法子。只好讓那跟來的人先回去再說。好在沒有幾天，她們要上學了，我將來交給她的爹吧。唉，現在的人，心眼兒真是越過越大了；一個鄉下女人，也會鬧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了！」

「可不是，」李媽在旁插嘴道，「太太你不知道；我家三叔前兒

來，我還聽他說呢。我本不該說的，阿彌陀佛！太太，你想她不願意回婆家，老願意住在娘家，是什麼道理？家裏只有一個單身的老子；你想那該死的老畜生！他捨不得放她回去呀！」

「低些，真的麼？」章太太驚訝地問。

「他們說得千真萬確的。我早就想告訴太太了，總有些疑心；今天看她的樣子，真有幾分對呢。太太，你想現在還成什麼世界！」

「這該不至於吧。」我淡淡地插了一句。

「少爺，你那裏知道！」章太太嘆了一口氣，「——好在沒有幾天了，讓她快些走吧；別將我們的運氣帶壞了。她的事，我們以後也別談吧。」

開學的通告來了，我定在二十八走。二十六的晚上，阿河忽然不到廚房裏挈水了。韋小姐跑來低低地告訴我，娘叫阿齊將阿河送回去

了；我在樓上，都不知道呢。」我應了一聲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正如每日有三頓飽飯喫的人，忽然絕了糧；卻又不能告訴一個人！而且我覺得她的前面是黑洞洞的，此去不定有什麼好歹！那一夜我是沒有好好地睡，只翻來覆去地做夢，醒來却又一例茫然。這樣昏昏沈沈地到了二十八早上，懶懶地向韋君夫婦和韋小姐告別而行，韋君夫婦堅約春假再來住，我只得含糊答應着。出門時，我很想回望廚房幾眼；但許多人都站在門口送我，我怎好回頭呢？

到校一打聽，老友陸已來了。我不及料理行李，便找着他，將阿河的事一五一十告訴他。他本是個好事的人；聽我說時，時而皺眉，時而嘆氣，時而擦掌。聽到她只十八歲時，他突然將舌頭一伸，跳起來道，

「可惜我早有了我那太太！要不然，我准得想法子娶她！」

「你妻她就好了；現在不知鹿死誰手呢？」

我們默默相對了一會，陸忽然拍着桌子道，

「有了，老汪不是去年失了戀麼？他現在還沒有主兒，何不給他備撮合一下。」

我正要答說，他已出去了。過了會子，他和汪來了；進門就嚷着說：

「我和他說，他不信；要問你呢！」

「事是有的，人呢，也真不錯。只是人家的事，我們憑什麼去管！」我說。

「想法子呀！」陸嚷着。

「什麼法子？你說！」

「好，你們儘和我開頑笑，我才不理會你們呢！」汪笑了。

我們幾乎每天都要談到阿河，但誰也不會認真去「想法子」。

一轉眼已到了春假。我再到韋君別墅的時候，水是綠綠的，桃腮柳眼，着意引人。我卻只惦着阿河，不知她怎麼樣了。那時韋小姐已回來兩天。我背地裏問她，她說，

「奇得狠！阿齊告訴我，說她二月間來求娘來了。她說她男人已死了心，不想她回去；只不肯白白地放掉她。他教她的爹拿出八十塊錢來，人就是他的爹的了；他自己也好另娶一房人。可是阿河說她的爹那有這些錢？她求娘可憐可憐她！娘的脾氣你知道。她是個古板的人；她數說了阿河一頓，一個錢也不給！我現在和阿齊說，讓他上鎮去時，帶個信兒給她，我可以給她五塊錢。我想你也可以幫她些，我教阿齊一塊兒告訴她吧。只可惜她未必肯再上我們這兒來囉！」

「我拿十塊錢吧，你告訴阿齊就是。」

我看阿齊空閒了，便又去問阿河的事。他說，

「她的爹正給她東找西找地找主兒呢。只怕難吧，八十塊大洋呢！」

我忽然覺得不自在起來，不願再問下去。

過了兩天，阿齊從鎮上回來，說，

「今天見着阿河了。娘的，齊整起來了。穿起了裙子，做老板娘了！據說是自己揀中的；這種年頭！」

我立刻覺得，這一來全完了！只怔怔地看着阿齊，似乎想在他臉上找出阿河的影子。咳，我說什麼好呢？願運命之神長遠庇護着她吧！

第二天我便託故離開了那別墅；我不願再見那湖光山色，更不願再見那間小小的廚房！

一九二六年一月。

哀韋杰三君 *

韋杰三君是一個可愛的人；我第一回見他面時就這樣想。這一天我正坐在房裏，忽然有敲門的聲音；進來的是一位溫雅的少年。我問他「貴姓」的時候，他將他的姓名寫在紙上給我看；說是蘇甲榮先生介紹他來的。蘇先生是我的同學，他的同鄉，他說前一晚已來找過我了，我不在家；所以這回又特地來的。我們閒談了一會，他說怕耽誤我的時間，就告辭走了。是的，我們只談了一會兒，而且並沒有什麼重要的話；——我現在已全忘記——但我覺得已懂得他了，我相信他是一個可愛的人。

第二回來訪，是在幾天之後。那時新生甄別試驗剛完，他的國文課是被分在錢子泉先生的班上。他來和我說，要轉到我的班上。我和他說，錢先生的學問，是我素來佩服的；在他班上比在我班上一定好。而且已定的局面，因一個人而變動，也不大方便。他應了幾聲，也沒有什麼，就走了。從此他就不會到我這裏來。有一回，在三院第一排屋的後門口遇見他，他微笑著向我點頭；他本是捧了書及墨盒去上課的，這時卻站住了向我說：「常想到先生那裏，只是功課太忙了，總想去的。」我說：「你閒時可以到我這裏談談。」我們就點首作別。

三院離我住的古月堂似乎很遠，有時想起來，幾乎和前門一樣。所以半年以來，我只在上課前，下課後幾分鐘裏，偶然遇着他三四次；除上述一次外，都只匆匆地點頭走過，不曾說一句話。但我常是這樣想：他是一個可愛的人。

他的同鄉蘇先生，我還是來京時見過一回，半年來不曾再見。我不會能和他談韋君；我也不會和別人談韋君，除了錢子泉先生。錢先生有一日告訴我，說韋君總想轉到我班上；錢先生又說：「他知道不能轉時，也很安心的用功了，筆記做得很詳細的」。我說，自然還是在錢先生班上好。以後這件事還談起一兩次。直到三月十九日早，有人誤報了韋君的死信；錢先生站在我屋外的臺階上惋惜地說：「他寒假中來和我談。我因他常是憂鬱的樣子，便問他爲何這樣；是爲了我麼？他說：『不是，你先生很好的；我是因家境不寬，老是愁煩着。』他說他家裏還有一個年老的父親和未成年的弟弟；他說他弟弟因爲家中無錢，已失學了。他又說他歷年在外讀書的錢，一小半是自己休了學去做教員弄來的，一大半是向人告貸來的。他又說，下半年的學費還沒有着落呢。」但他卻不願平白地受人家的錢；我們只看他給大學

部學生會起草的請改獎金制爲借貸制與工讀制的信，便知道他年紀雖輕，做人卻有骨幹的。

我最後見他，是在三月十八日早上，天安門下電車時。他照平常一樣，微笑着向我點頭。他的微笑顯示他純潔的心，告訴人，他願意親近一切；我是不會忘記的。還有他的靜默，我也不會忘記。據陳雲豹先生的行述，韋君很能說話；但這半年來，我們所見的，卻只有他的靜默而已。他的靜默裏含有憂鬱，悲苦，堅忍，溫雅等等，是最足以引人深長之思和切至之情的。他病中，據陳雲豹君在本校追悼會裏報告，雖也有一時期，很是躁急，但他終於在離開我們之前，寫了那樣平靜的兩句話給校長；他那兩句話包蘊着無窮的悲哀，這是靜默的悲哀！所以我現在又想，他畢竟是一個可愛的人。

三月十八日晚上，我知道他已危險；第二天早上，聽見他死了，

嘆息而已！但走去看學生會的布告時，知他還在人世，覺得被鼓勵似的，忙着將這消息告訴別人。有不信的，我立刻舉出學生會布告爲證。我二十日進城，到協和醫院想去看他；但不知道醫院的規則，去遲了一點鐘，不得進去。我很悵悵地在門外徘徊了一會，試問門役道：「你知道清華學校有一個章杰三，死了沒有？」他的回答，我原也知道，是「不知道」三字！那天傍晚回來；二十一日早上，便得着他死的信息——這回他真死了！他死在二十一日上午一時四十八分，就是二十日的夜裏；我二十日若早去一點鐘，還可見他一面呢。這真是十分遺憾的！二十三日同人及同學入城迎靈，我在城裏十二點才見報，已趕不及了。下午回來，在校門外看見槓房裏的人，知道柩已來了。我到古月堂一問，知道柩安放在舊禮堂裏。我去的時候，正在重殮，章君已穿好了殮衣在照相了。據說還光着身子照了一張相，是照傷口

的。我沒有看見他的傷口；但是這種情景，不看見也罷了。照相畢，人臉，我走到柩旁；韋君的臉已變了樣子，我幾乎不認識了！他的兩頰突出，頰肉擱下，掀唇露齒，那裏還像我初見時的溫雅呢？這必是他幾日間的痛苦所致的。唉，我們可以想見了！我正在亂想，棺蓋已經蓋上；唉。韋君，這真是最後一面了！我們從此真無再見之期了！死生之理，我不能懂得，但不能再見是事實，韋君，我們失掉了你，更將從何處覓你呢？

韋君現在一個人睡在剛秉廟的一間破屋裏，等着他迢迢千里的老父，天氣又這樣壞；韋君，你的魂也徬徨着吧！

四月二日。

*此文原載在清華週刊上，所以用了向清華人說話的語氣。

飄零

一個秋夜，我和P坐在他的小書房裏，在暈黃的電燈光下，談到W的小說。

「他還在河南吧？C大學那邊很好吧？」我隨便問着。

「不，他上美國去了。」

「美國？做什麼去？」

「你覺得很奇怪吧？——波定謨約翰郝勃金醫院打電報約他做助手去。」

「哦！就是他研究心理學的地方！他在那邊成績總很好？——這

「回去他很願意吧？」

「不見得願意。他動身前到北京來過，我請他在啓新喫飯；他不高興的樣子。」

「這又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覺得中國沒有他做事的地方。」

「他回來才一年呢。C大學那邊沒有錢吧？」

「不但沒有錢；他們說他是瘋子！」

「瘋子！」

我們默然相對，暫時無話可說。

我想起第一回認識W的名字，是在新生雜誌上。那時我在P大學讀書，W也在那裏。我在新生上看見的是他的小說；但一個朋友告訴

我，他心理學的書讀得真多；P大學圖書館裏所有的，他都讀了。文學書他也讀得不少。他說他是無一刻不讀書的。我第一次見他的面，是在P大學宿舍的走道上；他和朋友走着。有人告訴我，這就是W了。微曲的背，小而黑的臉，長頭髮和近視眼，這就是W了。以後我常常看他的文字，記起他這樣一個人。有一回我拿一篇心理學的譯文，託一個朋友請他看看。他逐一給我改正了好幾十條，不會放鬆一個字。永遠的慚愧和感謝留在我心裏。

我又想到杭州那一晚上。他突然來看我了。他說和P游了三日，明早就要到上海去。他原是山東人；這回回上海，是要上美國去的。我問起哥倫比亞大學的心理學，哲學，與科學方法雜誌，我知道那是有名的雜誌。但也說裏面往往一年沒存一篇好文章，沒有什麼意思。他說近來各心理學家在英國開了一個會，有幾個人的話有味。他又用

鉛筆隨便的在桌上一本簿子的後面，寫了哲學的科學一個書名與其出版處，竹書，可以看看。他說要走了。我送他到旅館裏。見他牀上攤着一本人生與地理，隨便拿過來翻着。他說這本小書很著名，很好的。我們在暈黃的電燈光下，默然相對了一會，又問答了幾句簡單的話；我就走了。直到現在，還不會見過他。

他到美國去後，初時還寫了些文字，後來就沒有了。他的名字，在一般人心裏，已如遠處的雲煙了。我倒還記着他。兩三年以後，才又在文學日報上見到他一篇詩，是寫一種趣的。我只念過他這一篇詩。他的小說我卻念過不少；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那篇雨夜，是寫北京人力車夫的生活的。W是學科學的人，應該很冷靜，但他的小說卻又很熱很熱的。這就是W了。

P也上美國去，但不久就回來了。他在波楚謨住了些日子，W是

常常見着的。他回國後，有一個熱天，和我在南京清涼山上談起W的事。他說W在研究行爲派的心理學。他幾乎終日在實驗室裏；他解剖過許多老鼠，研究牠們的行爲。P說自己本來也願意學心理學的；但看了老鼠臨終的顫動，他執刀的手便戰戰的放不下去了。因此只好改行。而W是「奏刀騁然」，「躊躇滿志」，P覺得那是不可及的。P又說W研究動物行爲既久，看明牠們所有的生活，只是那幾種生理的慾望，如食慾，性慾，所玩的把戲，毫無什麼大道理存乎其間。因而推想人的生活，也未必別有何種高貴的動機；我們第一要承認我們是動物，這便是真人。W的確是如此做人的。P說他也相信W的話；真的，P回國後的態度是大大的不同了。W只管做他自己的人，卻得着P這樣一個信徒，他自己也未必料得着的。

P又告訴我W戀愛的故事。是的，戀愛的故事！P說這是一個日本

人，和W一同研究的，但後來走了，這件事也就完了。P說得如此冷淡，毫不像我們所想的戀愛的故事！P又曾指出來日上W的一篇月光給我看。這是一篇小說，敘述一對男女趁着月光在河邊一隻空船裏密談。那女的是個有夫之婦。這時四無人跡，他倆談得親熱極了。但P說W的膽子太小了，所以這一回密談之後，便撒了手。這篇文章是W自己寫的，雖沒有如火如荼的熱鬧，但卻別有一種意思。科學與文學，科學與戀愛，這就是W了。

「『瘋子』！」，我這時忽然似乎徹悟了說，「也許是的吧？我
一個人冷而又熱，是會變瘋子的。」

「唔」，P點頭。

「他其實大可以不必管什麼中國不中國了；偏偏又戀戀不捨的！」

「是囉。W這回真不高興。K在美國借了他的錢。這回他到北京，特地老遠的跑去和K要錢。K的沒錢，他也知道；他也並不指望這筆錢用。只想借此去罵他一頓吧了，據說拍了桌子大罵呢！」

「這與他的寫小說一樣的道理呀！唉，這就是W了。」

P無語，我卻想起一件事：

「W到美國後有信來麼？」

「長遠了，沒有信。」

我們於是都又默然。

七月二十日，白馬湖。

白采

盛暑中寫白采的詩一文，剛滿一頁，便因病擱下。這時候薰宇來了一封信，說白采死了，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。他只有一個人；他的遺物暫存在立達學園裏。有文稿，舊體詩詞稿，筆記稿，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，還有四包女人的頭髮！我將薰宇的信念了好幾遍，茫然若失了一會；覺得白采雖於生死無所容心，但這樣的死在將到吳淞口的船中，也未免太慘酷了些——這是我們後死者所難堪的。

白采是一個不可捉摸的人。他的歷史，他的性格，現在雖從遺物中略知梗概，但在他生前，是絕少人知道的；他也絕口不向人說，你

問他他只支吾而已。他賦性既這樣遺世絕俗，自然是落落寡合了；但我們卻能夠看出他是一個好朋友，他是一個有真心的人。

「不打不成相識，」我是這樣的知道了白采的。這是爲學生李芳詩集的事。李芳將他的詩集交我刪改，並囑我作序。那時我在溫州，他在上海。我因事忙，一攔就是半年；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。我很懊悔我的需緩，趕緊抽了空給他工作。正在這時，平伯轉來白采的信，短短的兩行，催我設法將李芳的詩出版；又附了登在覺悟上的小說作詩的兒子，讓我看看——裏面頗有譏諷我的話。我當時覺得不應得這種譏諷，便寫了一封近兩千字的長信，詳述事件首尾，向他辯解。信去了便等回信；但是杳無消息。等到我已不希望了，他才來了一張明信片；在我看來，只是幾句半冷半熱的話而已。我只能以「豈能盡如人意？但求無愧我心！」自解，聽之而已。

但平伯因轉信的關係，卻和他常通函札。平伯來信，屢屢說起他，說是一個有趣的人。有一回平伯到白馬湖看我。我和他同往寧波的時候，他在火車中將白采的詩稿羸疾者的愛給我看。我在車身不住的動搖中，讀了一遍。覺得大有意思。我於是承認平伯的話，他是一個有趣的人。我又和平伯說，他這篇詩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響。後來平伯來信，說已將此語函告白采，他頗以爲然。我當時還和平伯說，關於這篇詩，我想寫一篇評論；平伯大約也告訴了他。有一回他突然來信說起此事；他盼望早些見着我的文字，讓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詩究竟是怎樣的。我回信答應他，就要做的。以後我們常常通信，他常常提及此事。但現在是三年以後了，我才算將此文完篇；他卻已經死了，看不見了！他暑假前最後給我的信還說起他的盼望。天啊！我怎樣對得起這樣一個朋友，我怎樣挽回我的過錯呢？

平伯和我都不曾見過白采，大家覺得是一件缺憾。有一回我到上海，和平伯到西門林蔭路新正興里五號去訪他；這是按着他給我們的通信地址去的。但不幸得很，他已經搬到附近什麼地方去了；我們只好嗒然而歸。新正興里五號是朋友延陵君住過的；有一次談起白采，他說他姓童，在美術專門學校念書；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，延陵夫婦曾借住他們所賃的一間亭子間。那是我看延陵時去過的，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；是一間雖小而極潔淨的房子，幾乎使我忘記了是在上海的西門地方。現在他存着的攝影裏，據我看，有好幾張是在那間房裏照的。又從他的遺札裏，推想他那時還未離婚；他離開新正興里五號，或是正為離婚的緣故，也未可知。這卻使我們事後追想，多少感着些悲劇味了。但平伯終於未見着白采，我竟得和他見了一面。那是在立達學園我預備上火車去上海前的五分鐘。這一天，學園的朋友

說白采要搬來了；我從早上等了好久，還沒有音信。正預備上車站，白采從門口進來了。他說着江西話，似乎很老成了，是飽經世變的樣子。我因上海還有約會，只匆匆一談，便握手作別。他後來有信給平伯說我「短小精悍」，却是一句有趣的話。這是我們最初的一面，但誰知也就是最後的一面呢！

去年年底，我在北京時，他要去集美作教；他聽說我有南歸之意，因不能等我一面，便寄了一張小影給我。這是他立在露臺上遠望的背影，他說是聊寄佇盼之意。我得此小影，反覆把玩而不忍釋，覺得他真是一個好朋友。這回來到立達學園，偶然翻閱白采的小說，作詩的兒子一篇中譏諷我的話，已經刪改；而薰宇告我，我最初給他的那封長信，他還留在箱子裏。這使我慚愧從前的猜想，我真是小器的人哪！但是他現在死了，我又能怎樣呢？我只相信，如愛墨生的話，他



佩弦兄將南返，寄此致余延佇之意！

乙丑秋暮攝於春申江濱

弟采采手識

在許多朋友的心裏是不死的！

上海，江灣，立達學園。

荷塘月色

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。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，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，在這滿月的光裏，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。月亮漸漸地升高了，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，已經聽不見了；妻在屋裏拍着閨兒，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。我悄悄地披了大衫，帶上門出去。

沿着荷塘，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。這是一條幽僻的路；白天也少人走，夜晚更加寂寞。荷塘四面，長着許多樹，蓊蓊鬱鬱的。路的一旁，是些楊柳，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。沒有月光的晚上，這路上陰森森的，有些怕人。今晚卻很好，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。

路上只我一個人，背着手踱着。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；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，到了另一世界裏。我愛熱鬧，也愛冷靜；愛羣居，也愛獨處。像今晚上，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，什麼都可以想，什麼都可以不想，便覺是個自由的人。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，一定要說的話，現在都可不理。這是獨處的妙處；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。

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。葉子出水很高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。層層的葉子中間，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，有嫵娜地開着的，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；正如一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裏的星，又如剛出浴的美人。微風過處，送來縷縷清香，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。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，像閃電般，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。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，這便宛然有了一

道凝碧的波痕。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，遮住了，不能見一些顏色；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。

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。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；又像籠着輕紗的夢。雖然是滿月，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，所以不能朗照；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——酣眠固不可少，小睡也別有風味的。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，高處叢生的灌木，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，峭楞楞如鬼一般；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情影，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。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；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。

荷塘的四面，遠遠近近，高高低低都是樹，而楊柳最多。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；只在小路一旁，漏着幾段空隙，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。樹色一例是陰陰的，乍看像一團煙霧；但楊柳的丰姿，便在

烟霧裏也辨得出。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，只有些大意罷了。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，沒精打彩的，是渴睡人的眼。這時候最熱鬧的，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；但熱鬧是牠們的，我什麼也沒有。

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。采蓮是江南的舊俗，似乎很早就有，而六朝時爲盛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。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，她們是蕩着小船，唱着豔歌去的。采蓮人不用說很多，還有看采蓮的人。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，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。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：

於是妖童媛女，蕩舟心許；鴛首徐迴，兼傳羽杯；權將移而藻挂，船欲動而萍開。爾其纖腰束素，遷延顧步；夏始春餘，葉嫩花初，恐沾裳而淺笑，畏傾船而斂裾。

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。這真是有趣的事，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。

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：

采蓮南塘秋，蓮花過人頭；低頭弄蓮子，蓮子清如水。

今晚若有采蓮人，這兒的蓮花也算得「過人頭」了；只見一些流水的影子，是不行的。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。——這樣想着，猛一擡頭，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；輕輕地推門進去，什麼聲息也沒有，妻已歷熟好久了。

一九二七年，七月，北京清華園。

一封 信

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，一切平平常常地過去。要說福氣，這也是福氣了。因為平平常常，正像「糊塗」一樣「難得」，特別是在「這年頭」。但不知怎的，總不時想着在那兒過了五六年轉徙無常的生活的南方。轉徙無常，誠然算不得好日子；但要說到人生味，怕倒比平平常常時候容易深切地感着。現在終日看見一樣的臉板板的天，灰蓬蓬的地；大柳高槐，只是大柳高槐而已。於是木木然，心上什麼也沒有；有的只是自己，自己的家。我想着我的渺小，有些戰慄起來；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。

這幾天似乎有些異樣。像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，像一個獵人在無盡的森林裏。走路，說話，都要費很大的力氣；還不能如意。心裏是一團亂麻，也可說是一團火。似乎在掙扎着，要明白些什麼，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。「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，」正可借來作近日的我的注脚。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詩。這是兩年前初到北京，在一個村店裏，喝了兩盃「蓮花白」以後，信筆塗出來的。於今想起那情景，似乎有些渺茫；至於詩中所說的，那更是遙遙乎遠哉了，但是事情是這樣湊巧：今天喫了午飯，偶然抽一本舊雜誌來消遣，卻翻着了三年前給S的一封信。信裏說着台州，在上海，杭州，寧波之南的台州。這真是「我的南方」了。我正苦於想不出，這卻指引我一條路，雖然只是「一條」路而已。

我忘記台州的山水，台州的紫藤花，台州的春日，我也不能忘記S。他從前歡喜喝酒，歡喜罵人；但他是個有天真的人。他待朋友真不錯。L從湖南到寧波去找他，不名一文；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。他去年結了婚。爲結婚的事煩惱了幾個整年的他，這算是葉落歸根了；但他也與我一樣，已快上那「中年」的線了吧。結婚後我們見過一次，匆匆的一次。我想，他也和一切人一樣，結了婚終於是結了婚的樣子了吧。但我老只是記着他那喝醉了酒，很嫵媚的罵人的意態；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。

南方這一年的變動，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。我起初還知道他的蹤跡；這半年是什麼也不知道了。他到底是怎樣地過着這狂風似的日子呢？我所沈吟的正在此。我說過大海，他正是大海上的一個小浪；我說過森林，他正是森林裏的一隻小鳥。恕我，恕

我，我向那裏去找你？

這封信會印在台州師範學校的綠絲上。我現在重印在這裏；
這是我眼前一個很好的自慰的法子。

九月二十七日記

S 兄：

我對於台州，永遠不能忘記！我第一日到六師校時，係由埠頭坐了轎子去的。轎子走的都是僻路；使我詫異，爲什麼堂堂一個府城，竟會這樣冷靜！那時正是春天，而因天氣的薄陰和道路的幽寂，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國土。約莫到了賣花橋邊，我看見那清綠的北固山，下面點綴着幾帶樸實的洋房子，心胸頓然開朗，彷彿微微的風拂過我的面孔似的。到了校裏，登樓一望，見遠山之上，都幕着白雲。四面全無人聲，也無人影；天上的鳥也無一隻。只背後山上謾謾的松風略略

可聽而已。那時我真脫卻人間烟火氣而飄飄欲仙了！後來我雖然發見了那座樓實在太壞了：柱子如雞骨，地板如雞皮！但自然的寬大使我忘記了那房屋的狹窄。我於是會好幾次爬到北固山的頂上，去領略那颼颼的高風，看那低低的，小小的，綠綠的田畝。這是我最高興的。

來信說起紫藤花，我真愛那紫藤花！在那樣樸陋——現在大概不那樣樸陋了吧——的房子裏，庭院中，竟有那樣雄偉，那樣繁華的紫藤花，真令我十二分驚訝！她的雄偉與繁華遮住了那樸陋，使人一對照，反覺樸陋倒是不可少似的，使人幻想「美好的昔日」！我也曾幾度在花下徘徊：那時學生都上課去了，只賸我一人。暖_レ和的晴日，鮮豔的花色，嗡嗡的蜜蜂，醞釀着一庭的春意。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裏，不知怎麼是好！那花真好看：蒼老虬勁的枝幹，這麼粗這麼粗的枝幹，宛轉騰挪而上；誰知她的纖指會那樣嫩，那樣豔麗呢？那

花真好看：一縷縷垂垂的細絲，將她們懸在那皺裂的臂上，臨風婀娜，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，真像凝妝的少婦，像兩頰又像雙臂，像胭脂又像粉……我在他們下課的時候，又曾幾度在樓頭眺望：那丰姿更是撩人：雲喲，霞喲，仙女喲！我離開台州以後，永遠沒見過那樣好的紫藤花，我真惦記她，我真妬羨你們！

此外，南山殿望江樓上看浮橋（現在早已沒有了），看懂懂的人在長長的橋上往來着；東湖水閣上，九折橋上看柳色和水光，看釣魚的人；府後山沿路看田野，看天；南門外看梨花——再回到北固山，冬天在醫院前看山上的雪；都是我喜歡的。說來可笑，我還記得我從前住過的舊倉頭楊姓的房子裏一張畫桌；那是一張紅漆的，一丈光景長而狹的畫桌，我放牠在我樓上的窗前，在上面讀書，和人談話，過了我半年的生活。現在想已擱起來無人用了吧？唉！

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樣樸實；我一年裏只見過三個上海裝束的流氓！學生中我頗有記得的。前些時有位P君寫信給我，我雖未有工夫作覆，但心中很感謝！乘此機會請你爲我轉告一句。

我寫的已多了；這些胡亂的話，不知可附載在綠絲的末尾，使牠和我的舊友見見面麼？

弟自清。

梅花後記

這一卷詩稿的運氣真壞！我爲牠碰過好幾回壁，幾乎已經絕望。現在承開明書店主人的好意，答應將牠印行，讓我盡了對於亡友的責任，真是感激不盡！

偶然翻閱卷前的序，後面記着一九二四年二月；算來已是四年前的事了。而無隅的死更在前一年。這篇序寫成後，曾載在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上。那時即使有人看過，現在也該早已忘懷了吧？無隅的棺木聽說還停在上海某處；但日月去的這樣快，五年來人事代謝，即在無隅的親友，他的名字也已有點模糊了吧？想到此，頗有些莫名的寂

寞了。

我與無隅末次聚會，是在上海西門三德里（。）一個樓上。那時他在美術專門學校學西洋畫，住着萬年橋附近小街堂裏一個亭子間！我是先到了那裏，再和他同去三德里的。那一暑假，我從溫州到上海來玩兒；因為他春間交給我的這詩稿還未改好，所以一面訪問，一面也給他個信。見面時，他那瘦黑的，微笑的臉，還和春間一樣；從我認識他時，他的臉就是這樣。我怎麼也想不到，隔了不久的日子，他會突然離我們而去！——但我在溫州得信很晚，記得彷彿已在他死後一兩個月；那時我還忙着改這詩稿，打算寄給他呢。

他似乎沒有什麼親戚朋友，至少在上海是如此。他的病情和死期，沒人能說得清楚，我至今也還有些茫然；只知道病來得極猛，而又沒錢好好醫治而已。後據說是幾個同鄉的學生湊了錢辦的。他們大抵

也沒錢，想來只能草草收殮罷了。棺木是寄在某處。他家裏想運回去，苦於沒有這筆錢——雖然不過幾十元。他父親與他朋友林醒民君都指望這詩稿能賣得一點錢。不幸碰了四回壁，還留在我手裏；四個年頭已飛也似地過去了。自然，這其間我也得負多少因循的責任。直到現在，賣是賣了，想起無隅的那薄薄的棺木，在南方的潮溼裏，在數年的塵封裏，還不知是什麼樣子！其實呢，一堆腐骨，原無足惜；但人究竟是人，明知是迷執，打破却也不易的。

無隅的父親到溫州找過我，那大約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吧。一望而知，這是一個老實的內地人。他很愁苦地說，爲了無隅讀書，家裏已用了不少錢。誰知道會這樣呢？他說，現在無隅還有一房家眷要養活，運棺木的費，實在想不出法。聽說他有什麼稿子，請可憐可憐，給他想想法吧！我當時答應下來；誰知道一耽擱就是這些年頭！後來

他還轉託了一位與我不相識的人寫信問我。我那時已離開溫州，因事情尚無頭緒，一時忘了作復，從此也就沒有音信。現在想來，實在是
很不安的。

我在序裏略略提過林醒民君，他真是個值得敬愛的朋友！最熱心無隅的事的是他；四年中不斷地督促我的是他。我在溫州的時候，他特地爲了無隅的事，從家鄉玉環來看我。又將我刪改過的這詩稿，端端正正的鈔了一通，給編了目錄，就是現在付印的稿本了。我去溫州，他也到漢口寧波各地做事；常有信給我，信裏總殷殷問起這詩稿。去年他到南洋去，臨行還特地來信催我。他說無隅死了好幾年了，僅存的一卷詩稿，還未能付印，真是一件難以放下的心事；請再給向什麼地方試試，怎樣？他到南洋後，至今尚無消息，海天遠隔，我也不知道他在何處。現在想寄信由他家裏轉，讓他知道這詩稿已能付印；他定

非常高興的。古語說，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；」他之於無隅，這五年以來，有如一日，真是人所難能的！

關心這詩稿的，還有白采與周了因兩位先生。白先生有一篇小說，叫「作詩的兒子」，是紀念無隅的，裏面說到這詩稿。那時我還在溫州。他將這篇小說由平伯轉寄給我，附了一信，催促我設法付印。他和平伯，和我，都不相識；因這一來，便與平伯常常通信，後來與我也常通信了。這也算很巧的一段因緣。我又告訴醒民，醒民也和他寫了幾回信。據醒民說，他曾經一度打算出資印這詩稿；後來因印自己的詩，力量來不及，只好罷了。可惜這詩稿現在行將付印，而他已死了三年，竟不能見着了！周了因先生，據醒民說，也是無隅的好友。醒民說他要給這詩稿寫一篇序，又要寫一篇無隅的傳。但又說他老是東西飄泊着，沒有準兒；只要有機會將這詩稿付印，也就不必等他的

文章了。我知道他現在也在南洋什麼地方；路是這般遠，我也只好不
等他了。

春餘夏始，是北京最好的日子。我重繙這詩稿，溫尋着舊夢，心
上倒像有幾分秋意似的。

一九二八年，五月，國恥紀念日。

懷魏握青君

兩年前差不多也是這些日子吧，我邀了幾個熟朋友，在雪香齋給握青送行。雪香齋以紹酒著名。這幾個人多半是浙江人，握青也是的，而又有一兩個是酒徒，所以便揀了這地方。說到酒，蓮花白太膩，白乾太烈；一是北方的佳人，一是關西的大漢，都不宜於淺斟低酌。只有黃酒，如溫舊書，如對故友，真是醞醞有味。只可惜雪香齋的酒還上了色；若是「竹葉青」，那就更妙了。握青是到美國留學去，要住上三年；這麼遠的路，這麼多的日子，大家確有些惜別，所以那晚酒都喝得不少。出門分手，握青又要我去中天看電影。我坐下直覺頭暈。

握青說電影如何如何，我只糊糊塗塗聽着；幾回想張眼看，卻什麼也看不出。終於支持不住，出其不意，哇地吐出來了。觀衆都吃一驚，附近的人全堵上了鼻子；這真有些惶恐。握青扶我回到旅館，他也吐了。但我們心裏都覺得這一晚很痛快。我想握青該還記得那種狼狽的光景吧？

我與握青相識，是在東南大學。那時正是暑假，中華教育改進社借那兒開會。我與方光燾君去旁聽，偶然遇着握青；方君是他的同鄉，一向認識，便給我們介紹了。那時我只知道他很活動，會交際而已。匆匆一面，便未再見。三年前，我北來作教，恰好與他同事。我初到，許多事都不知怎樣做好；他給了我許多幫助。我們同住在一院子裏，喫飯也在一處。因此常和他談論。我漸漸知道他不只是很活動，會交際；他有他的真心，他有他的銳眼，他也有他的優樣子。許多朋友都

以爲他是個傻小子，大家都叫他老魏，連聽差背地裏也是這樣叫他；這個太親暱的稱呼，只有他有。

但他決不如我們所想的那麼「傻」，他是個玩世不恭的人——至少我在北京見着他是如此。那時他已一度受過人生的戒，從前所有或多或少的嚴肅氣分，暫時都隱藏起來了；賸下的只是那冷然的玩弄一切的態度。我們知道這種劍鋒般的態度，若赤裸裸地露出，便是自己矛盾，所以總得用了什麼法子蓋藏着。他用的是一副傻子的面具。我有時要揭開他這副面具，他便說我是語絲派。但他知道我，並不比我知道他少。他能由我一個知語，知道全篇的故事。他對於別人，也能知道；但只默喻着，不大肯說出。他的玩世，在有些事情上，也許太隨便些。但以或種意義說，他要復仇；人總是人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？至少我是原諒他的。

以上其實也只說得他的一面；他有時也能爲人盡心竭力。他曾爲我決定一件極爲難的事。我們沿着牆根，走了不知多少趟；他源源本本，條分縷析地將形勢剖解給我聽。你想，這豈是傻子所能做的？幸虧有這一面，他還能高高興興過日子；不然，沒有笑，沒有淚，只有冷臉，只有「鬼臉」，豈不鬱鬱地悶煞人！

我最不能忘的，是他動身前不多時的一個月夜。電燈滅後，月光照了滿院，柏樹森森地竦立着。屋內人都睡了；我們站在月光裏，柏樹旁，看着自己的影子。他輕輕地訴說他生平冒險的故事。說一會，靜默一會。這是一個幽奇的境界。他敘述時，臉上隱約浮着微笑，就是他心地平靜時常浮在他臉上的微笑；一面偏着頭，老像發問似的。這種月光，這種院子，這種柏樹，這種談話，都很可珍貴；就由握青自己再來一次，怕也不一樣的。

他走之前，很願我做些文字送他；但又用玩世的態度說，「怕不肯吧？我曉得，你不肯的。」我說，「一定做，而且一定寫成一幅橫披——只是字不行些。」但是我慚愧我的懶，那「一定」早已幾乎變成「不肯」了！而且他來了兩封信，我竟未復隻字。這叫我怎樣說好呢？我實在有種壞脾氣，覺得路太遙遠，竟有些渺茫一般，什麼便都困循下來了。好在他的成績很好，我是知道的；只此就很夠了。別的，反正他明年就回來，我們再好好地談幾次，這是要緊的。——我想，撫青也許不那麼玩世了吧。

五月二十五日夜。

兒女

我現在已是五個兒女的父親了。想起聖陶喜歡用的「蝸牛背了殼」的比喻，便覺得不自在。新近一位親戚嘲笑我說，「要剝層皮呢！」更有些悚然了。十年前剛結婚的時候，在胡適之先生的藏暉室 劉記裏，見過一條，說世界上有許多偉大的人物是不結婚的；文中並引培根的話，「有妻子者，其命定矣。」當時確喫了一驚，彷彿夢醒一般；但是家裏已是不由分說給娶了媳婦，又有甚麼可說？現在是一個媳婦，跟着來了五個孩子；兩個肩頭上，加上這麼重一付擔子，真不知怎樣走才好。「命定」是不用說了；從孩子們那一面說，他們該

怎樣長大，也正是可以憂慮的事。我是個徹頭徹尾自私的人，做丈夫已是勉強，做父親更是不成。自然，「子孫崇拜」，「兒童本位」的哲理或倫理，我也有些知道；既做着父親，閉了眼抹殺孩子們的權利，知道是不行的。可惜這只是理論，實際上我是仍舊按照古老的傳統，在野蠻地對付着，和普通的父親一樣。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，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；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，始終不能辨解——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，我的心酸溜溜的。有一回，讀了有島武郎與幼小者的譯文，對了那種偉大的，沈摯的態度，我竟流下淚來了。去年父親來信，問起阿九，那時阿九還在白馬湖呢；信上說，「我沒有耽誤你，你也不要耽誤他才好。」我爲這句話哭了一場；我爲什麼不像父親的仁慈？我不該忘記，父親怎樣待我們來着！人性許真是二元，我是這樣地矛盾；我的心像鐘擺似的來去。

你讀過魯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麼？我的便是那一類的「幸福的家庭」！每天午飯和晚飯，就如兩次潮水一般。先是孩子們你來他地去地在廚房與飯間裏查看，一面催我或妻發「開飯」的命令。急促繁碎的脚步，夾着笑和嚷，一陣陣襲來，直到命令發出為止。他們一遞一個地跑着喊着，將命令傳給廚房裏用人；便立刻搶着回來搬凳子。於是這個說，「我坐這兒！」那個說，「大哥不讓我！」大哥卻說，「小妹打我！」我給他們調解，說好話。但是他們有時候很固執，我有時候也不耐煩，這便用着叱責了；叱責還不行，不由自主地，我的沈重的手掌便到他們身上了。於是哭的哭，坐的坐，局面才算定了。接着可又你要大碗，他要小碗，你說紅筷子好，他說黑筷子好；這個要乾飯，那個要稀飯，要茶要湯，要魚要肉，要豆腐，要蘿蔔；你說他菜多，他說你菜好。妻是照例安慰着他們，但這顯然是太迂緩了。我是

個暴躁的人，怎麼等得及？不用說，用老法子將他們立刻征服了；雖然有哭的，不久也就抹着淚捧起碗了。喫完了，紛紛爬下凳子，桌上是飯粒呀，湯汁呀，骨頭呀，渣滓呀，加上縱橫的筷子，欹斜的匙子，就如一塊花花綠綠的地圖模型。喫飯而外，他們的大事便是遊戲。遊戲時，大的有大主意，小的有小主意，各自堅持不下，於是爭執起來；或者大的欺負了小的，或者小的竟欺負了大的，被欺負的哭着嚷着，到我或妻的面前訴苦；我大抵仍舊要用老法子來判斷的，但不理的時候也有。最爲難的，是爭奪玩具的時候：這一個的與那一個的是同樣的東西，却偏要那一個的；而那一個便偏不答應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不論如何，終於是非哭了不可的。這些事件自然不至於天天全有，但大致總有好些起。我若坐在家裏看書或寫什麼東西，管保一點鐘裏要分幾回心，或站起來一兩次的。若是雨天或禮拜日，孩子們在家的多，

那麼，攤開書竟看不下一行，提起筆也寫不出一個字的事，也有過的。我常和妻說，「我們家真是成日的千軍萬馬呀！」有時是不但「成日」，連夜裏也有兵馬在進行着，在有喫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時候！

我結婚那一年，才十九歲。二十一歲，有了阿九；二十三歲，又有了阿榮。那時我正像一匹野馬，那能容忍這些累贅的鞍韉，辮頭，和纏繩？擺脫也知是不行的，但不自覺地時在擺脫着。現在回想起來，那些日子，真苦了這兩個孩子；真是難以寬宥的種種暴行呢！阿九才兩歲半的樣子，我們住在杭州的學校裏。不知怎地，這孩子特別愛哭，又特別怕生人。一不見了母親，或來了客，就哇哇地哭起來了。學校裏住着許多人，我不能讓他擾着他們，而客人也總是常有的；我懊惱極了，有一回，特地騙出了妻，關了門，將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頓。這件事，妻到現在說起來，還覺得有些不忍；她說我的手太辣了，到

底還是兩歲半的孩子！我近年常想着那時的光景，也覺黯然。阿藻在台州，那是更小了；才過了週歲，還不大會走路。也是爲了纏着母親的緣故吧，我將她緊緊地按在牆角裏，直哭喊了三四分鐘；因此生了好幾天病。妻說，那時真寒心呢！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。我付給聖陶寫信，說孩子們的磨折，實在無法奈何；有時竟覺着還是自殺的好。這雖是氣憤的話，但這樣的心情，確也有過的。後來孩子是多起來了，磨折也磨折得久了，少年的鋒稜漸漸地鈍起來了；加以增長的年齡增長了理性的裁制力，我能夠忍耐了——覺得從前真是一個「不成材的父親」，如我給另一個朋友信裏所說。但我的孩子們在幼小時，確比別人的特別不安靜，我至今還覺如此。我想這大約還是由於我們撫育不得法；從前只一味地責備孩子，讓他們代我們負起責任，卻未免是可恥的殘酷了！

正面意義的「幸福」，其實也未嘗沒有。正如誰所說，小的總是可愛，孩子們的小模樣，小心眼兒，確有些教人捨不得的。阿毛現在五個月了，你用手指去撥弄她的下巴，或向她做趣臉，她便會張開沒牙的嘴格格地笑，笑得像一朵正開的花。她不願在屋裏待着；待久了，便大聲兒嚷。妻常說，「姑娘又要出去溜達了。」她說她像鳥兒般，每天總得到外面溜一些時候。潤兒上個月剛過了三歲，笨得很，話還沒有學好呢。他只能說三四個字的短語或句子，文法錯誤，發音模糊，又得費氣力說出；我們老是要笑他的。他說「好」字，總變成「小」字；問他「好，不好」？他便說「小」，或「不小」。我們常常逼着他說這個字玩兒；他似乎有些覺得，近來偶然也能說出正確的「好」字了——特別在我們故意說成「小」字的時候。他有一隻搪磁碗，是一毛來錢買的；買來時，老媽子教給他，「這是一毛錢。」他便記住「一

毛」兩個字，管那隻碗叫「一毛」，有時竟省稱爲「毛」。這在新來的老媽子，是必需翻譯了才懂的。他不好意思，或見着生客時，便咧着嘴癡笑；我們常用了土話，叫他做「馱瓜」。他是個小胖子，短短的腿，走起路來，蹣跚可笑；若快走或跑，便更「好看」了。他有時學我，將兩手疊在背後，一搖一擺的；那是他自己和我們都要樂的。他的大姊便是阿榮，已是七歲多了，在小學校裏念着書。在飯桌上，一定得囉囉唆唆地報告些同學或他們父母的事情；氣喘喘地說着，不管你愛聽不愛聽。說完了總問我：「爸爸認識麼？」「爸爸知道麼？」妻常禁止她喫飯時說話，所以她總是問我。她的問題真多：看電影便問電影裏的是不是人？是不是真人？怎麼不說話？看照相也是一樣。不知誰告訴她，兵是要打人的。她回來便問，兵是人麼？爲什麼打人？近來大約聽了先生的話，回來又問張作霖的兵是幫誰的？蔣介石的兵

題 寫 子 時 四 歲 頭 了



原书空白

是不是幫我們的？諸如此類的問題，每天短不了，常常鬧得我不知怎樣答才行。她和潤兒在一處玩兒，一大一小，不很合式，老是吵着哭着。但合式的時候也有：譬如這個往床底下躲，那個便鑽進去追着；這個鑽出來，那個也跟着——從這個牀到那個牀，只聽見笑着，嚷着，喘着，真如妻所說，像小狗似的。現在在京的，便只有這三個孩子；阿九和轉兒是去年北來時，讓母親暫時帶回揚州去了。

阿九是歡喜書的孩子。他愛看水滸，西游記，三俠五義，小朋友等；沒有事便捧着書坐着或躺着看。只不歡喜紅樓夢，說是沒有味兒。是的，紅樓夢的味兒，一個十歲的孩子，那裏能領略呢？去年我們事實上只能帶兩個孩子來；因為他大些，而轉兒是一直跟着祖母的，便在上海將他倆丟下。我清清楚楚記得那分別的一個早上。我領着阿九從二洋涇橋的旅館出來，送他到母親和轉兒住着的親戚家去。妻囑咐

說，「買點喫的給他們吧。」我們走過四馬路，到一家茶食鋪裏。阿九說要燻魚，我給買了；又買了餅乾，是給轉兒的。便乘電車到海寧路。下車時，看着他的害怕與累贅，很覺惻然。到親戚家，因為就要回旅館收拾上船，只說了一兩句話便出來；轉兒望望我，沒說什麼，阿九是和祖母說什麼去了。我回頭看了他們一眼，硬着頭皮走了。後來妻告訴我，阿九背地裏向她說：「我知道爸爸歡喜小妹，不帶我上北京去。」其實這是冤枉的。他又曾和我們說，「暑假時一定來接我啊！」我們當時答應着；但現在已是第二個暑假了，他們還在迢迢的揚州待着。他們是恨着我們呢？還是怯着我們呢？妻是一年來老放不下這兩個，常常獨自暗中流淚；但我有什麼法子呢！想到「只爲家貧成聚散」一句無名的詩，不禁有些淒然。轉兒與我較生疎些。但去年離開白馬湖時，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揚州話，（那時她還沒有到過揚州）

呢)和那特別尖的小嗓子向着我：「我要到北京去。」她曉得什麼北京，只跟着大孩子們說吧了；但當時聽着，現在想着的我，卻真是抱歉呢。這兄妹倆離開我，原是常事，離開母親，雖也有過一回，這回可是太長了；小小的心兒，知道是怎樣忍耐那寂寞來着！

我的朋友大概都是愛孩子的。少谷有一回寫信責備我，說兒女的吵鬧，也是很有趣的，何至可厭到如我所說；他說他真不解。子愷爲他家華瞻寫的文章，真是「藹然仁者之言」。聖陶也常常爲孩子操心：小學畢業了，到什麼中學好呢？——這樣的話，他和我說過兩三回了。我對他們只有慚愧！可是近來我也漸漸覺着自己的責任。我想，第一該將孩子們團聚起來，其次便該給他們些力量。我親眼見過一個愛兒女的人，因爲不會好好地教育他們，便將他們荒廢了。他並不是溺愛，只是沒有耐心去料理他們，他們便不能成材了。我想我若照現在這樣

下去，孩子們也便危險了。我得計畫着，讓他們漸漸知道怎樣去做人才行。但是要不要他們像我自已呢？這一層，我在白馬湖教初中學生時，也曾從師生的立場上問過巧尊，他毫不躊躇地說，「自然囉。」近來與平伯談起教子，他却答得妙，「總不希望比自已壞囉。」是的，只要不「比自己壞」就行，「像」不「像」倒是不在乎的。職業，人生觀等，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；自己頂可貴，只要指導，幫助他們去發展自己，便是極賢明的辦法。

予同說，「我們得讓子女在大學畢了業，才算盡了責任。」S K說，「不然，要看我們的經濟，他們的材質與志願；若是中學畢了業，不能或不願升學，便去做別的事，譬如做工人吧，那也並非不行的。」自然，人的好壞與成敗，也不盡靠學校教育；說是非大學畢業不可，也許只是我們的偏見。在這件事上，我現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；特

別是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，知道將來怎樣？好在孩子們還小，將來的事且等將來吧。目前所能做的，只是培養他們基本的力量——胸襟與眼光；孩子們還是孩子們，自然說不上高的遠的，慢慢從近處小處下手便了。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樣子；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，」光輝也吧，倒楣也吧，平凡也吧，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。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，從此好好地做一回父親，便自稱心滿意。——想到那「狂人」「救救孩子」的呼聲，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？

六月二十四日晚寫畢，北京清華園。

原书空白

旅行雜記

這次中華教育改進社在南京開第三屆年會，我也想觀觀光；故「不遠千里」的從浙江趕到上海，決於七月二日附赴會諸公的車尾而行。

一 殷勤的招待

七月二日正是浙江與上海的社員乘車赴會的日子。在上海這樣大車站裏，多了幾十個改進社社員，原也不一定能夠顯出甚麼異樣；但我卻覺得確乎是不同了，「一時之盛」的光景，在車站的一角上，是顯然可見的。這是在茶點室的左邊；那裏叢着一羣人，正在向兩位特

派的招待員接洽。壁上貼着一張黃色的磅紙，寫着龍蛇飛舞的字：「二等四元口，三等二元口。」兩位招待員開始執行職務了；這時已是六點四十分，離開車還有二十分鐘了。招待員所應做的第一大事，自然是買車票。買車票是大家都會的，買半票却非由他們二位來「優待」一下不可。「優待」可真不是容易的事！他們實行「優待」的時候，要向每個人取名片，票價，——還得找錢。他們往還於茶點室和售票處之間，少說些，足有二十次！他們手裏是拿着一疊名片和鈔票洋錢；眼睛總是張望着前面，彷彿遺失了什麼，急急尋覓一樣；面部筋肉平板地緊張着；手和足的運動都像不是他們自己的。好容易費了二虎之力，居然買了幾張票，憑着名片分發了。每次分發時，各位候補人都一擁而上。等到得不着票子，便不免有了三三兩兩的怨聲了。那兩位招待員買票事大，却也顧不得這些。可是鐘走得真快，不覺七

點還欠五分了。這時票子還有許多人沒買着，大家都着急；而招待員竟不出來！有的人急忙尋着他們，情願取回了錢，自買全票；有的向他們頓足舞手的責備着。他們却只是忙着照名片退錢，一言不發。

——真好性兒！於是大家三步并作兩步，自己去買票子；這一擠非同小可！我除照付票價外，還出了一身大汗，才弄到一張三等車票。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怨聲真載道了：「這樣的飯桶！」「真飯桶！」「早做什麼事的？」「六點鐘就來了，還是自己買票，冤不冤！」我猜想這時候兩位招待員的耳朵該有些兒熱了。其實我倒能原諒他們，無論招待的成績如何，他們的眼睛和腿總算忙得可以了，這也總算是殷勤了；他們也可以對得起改進社了，改進社也可以對得起他們的社員了。——上車後，車就開了；有人問，「兩個飯桶來了沒有？」「沒有吧！」車是開了。

二 「躬逢其盛」

七月二日的晚上，花了約莫一點鐘的時間，才在大會註冊組買了一張旁聽的標識。這個標識很不漂亮，但頗有實用。七月三日早晨的年會開幕大典，我得躬逢其盛，全靠着牠呢。

七月三日的早晨，大雨傾盆而下。這次大典在中正街公共講演廳舉行。該廳離我所住的地方有六七里路遠；但我終於冒了狂風暴雨，乘了黃包車赴會。在這一點上，我的熱心決不下於社員諸君的。

到了會場門首，早已停着許多汽車，馬車；我知道這確乎是大典了。走進會場，坐定細看，一切都從容，似乎離開會的時間還遠得很呢！——雖然規定的時間已經到了。樓上正中是女賓席，似乎很是很寥寥；兩旁都是軍警席——正和樓下的兩旁一樣。一個黑色的警察，間着一個灰色的兵士，靜默的立着。他們大概不是來聽講的，因為既

沒有賽磁的社員徽章，又沒有和我一樣的旁聽標識，而且也沒有真正的「席」——坐位。（我所謂「軍警席」，是就實際而言，當時場中并無此項名義，合行聲明。）聽說督軍省長都要「駕臨」該場；他們原是保衛「兩長」來的，他們原是監視我們來的，好一個武裝的會場！

那時「兩長」未到，盛會還未開場；我們忽然要做學生了！一位教員風的女士走上臺來，像一道光閃在聽衆的眼前；她請大家練習盡力中華歌。大家茫然的立起，跟着她唱。但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」，有些人不敢高唱，有些人竟唱不出。所以唱完的時候，她溫和地笑着向大家說：「這回太低了，等等再唱一回。」她輕輕的鞠了躬，走了。等了一等，她果然又來了。說完「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」之後，「盡力中華」的歌聲果然很響地起來了。她將左手插在腰間，右手上下的揮着，表示節拍；揮手的時候，腰部以上也隨着微微的向左右傾側，

顯出極爲柔軟的曲線；她的頭略略偏右仰着，嘴唇輕輕的動着，嘴唇以上，盡是微笑。唱完時，她仍笑着說，「好些了，等等再唱。」再唱的時候，她拍着兩手，發出清脆的響，其餘和前回一樣。唱完，她立刻又「一——二——三——四」的要大家唱。大家似乎很驚愕，似乎她真看得大家和學生一樣了；但是半秒鐘的錯愕與不耐以後，終於又唱起來了——自然有一部分人，因疲倦而休息。於是大家的臨時的學生時代告終。不一會，場中忽然紛擾，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東北角上；這是齊督軍，韓省長來了，開會的時間真到了！

空空的講壇上，這時竟濟濟一臺了。正中有三張椅子，兩旁各有一排椅子。正中的三人是齊燮元，韓國鈞，另有一個西裝少年；後來他演說，才知是「高督辦」——就是諱「恩洪」的了——的代表。這三人端坐在臺的正中，使我聯想到大雄寶殿上的三尊佛像；他們雖埋

然的坐着，我却無端的爲他們「惶恐」着。——於是開會了，照着秩序單進行。詳細的情形，有各報記述可看，毋庸在下再來饒舌。現在單表齊燮元，韓國鈞和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博士上的高論。齊燮元究竟是督軍兼巡閱使，他的聲音是加倍的宏亮；那時場中也特別肅靜——齊燮元究竟與衆不同呀！他咬字眼兒真咬得清白；他的話是「字本位」，是一個字一個字吐出來的。字與字間的時距，我不能指明，只覺比普通入說話延長罷了；最令我驚異而且焦躁的，是有幾句說完之後。那時我總以爲第二句應該開始了，豈知一等不來，二等不至，三等不到；他是在唱歌呢，這兒碰着全休止符了！等到三等完，四拍拍畢，第二句的第一個字才嫻嫻的來了。這其間至少有一秒鐘；要用主觀的計時法，簡直可說是有五分鐘！說來說去，究竟他說的是什麼呢？我恭恭敬敬的答道：半篇八股！他用拆字法將「中華教育改進社」

一題拆爲四段：先做「教育」二字，是爲第一股；次做「教育改進」，是爲第二股；「中華教育改進」是第三股；加上「社」字，是第四股。層層遞進，如他由督軍而升巡閱使一樣。齊燮元本是廩貢生，這類文章本是他的拿手戲；只因時代維新，不免也要改良一番，才好應世；八股只剩了四股，大約便是爲此了。最教我不忘記的，是他說完後的那一鞠躬。那一鞠躬真是與衆不同，鞠下去時，上半身全與講桌平行，我們只看見他一頭的黑髮；他然後慢慢的立起退下。這其間費了普通人三個一鞠躬的時間，是的確確的。接着便是韓國鈞了。他有一篇改進社開會詞，是開會前已分發了的。裏面曾有一節，論及現在學風的不良，頗有痛心疾首之概。我很想聽聽他的高見。但他卻不會照本宣揚，他這時另有一番說話。他也經過了許多時間；但不知是我的精神不濟，還是另有原因，我毫沒有領會他的意思。只有煞尾的時候，

他提高了喉嚨，我也豎起了耳朵，這才聽見他的警句了。他說：「現在政治上南北是不統一的。今天到會諸君，卻南北都有，同以研究教育爲職志，毫無畛域之見。可見統一是要靠文化的，不能靠武力！」這最後一句話確是漂亮，贏得如雷的掌聲和許多輕微的贊嘆。他便在掌聲裏退下。這時我們所注意的，是在他肘腋之旁的齊燮元；可惜我眼睛不佳，不能看到他面部的變化，因而他的心情也不能詳說：這是很遺憾的。於是——是我行文的「於是」，不是事實的「於是」，請注意——來了郭秉文博士。他說，我只記得他說，「青年的思想應穩健，正確。」旁邊有一位告訴我說：「這是齊燮元的話。」但我卻發見了，這也是韓國鈞的話，便是開會辭裏所說的。究竟是誰的話呢？或者是「英雄所見，大略相同」麼？這卻要請問郭博士自己了。但我不能明白；什麼思想才算正確和穩健呢？郭博士的演說裏不會下注腳，我也

只好終於莫測高深了。

還有一事，不可不記。在那些點綴會場的警察中，有一個瘦長的，始終筆直的站着，幾乎不曾移過一步，真像石像一般，有着可怕的靜默。我最佩服他那昂着的頭和垂着的手；那天真苦了牠們三位了！另有一個警官，也頗可觀。他那肥碩的身體，凸出的肚皮，老是背着的雙手，和那微微仰起的下巴，高高翹着的仁丹鬍子，以及胸前纍纍掛着的徽章——那天場中，這後兩件是他所獨有的——都顯出他的身分和驕傲。他在樓下左旁往來的徘徊着，似乎在督率着他的部下。我不能忘記他。

三 第三人稱

七月口日，正式開會。社員全體大會外，便是許多分組會議。我們知道全體大會不過是那麼回事，值得注意的是後者。我因為也忝然

的做了國文教師，便決然無疑地投到國語教學組旁聽。不幸聽了一次，便生了病，不能再去。那一次所議的是「採用他，她，牠案」（大意如此，原文忘記了）；足足議了兩個半鐘頭，才算不解決地解決了。這次討論，總算詳細已極，無微不至；在討論時，很有幾位英雄，舌本翻瀾，妙緒環湧，使得我茅塞頓開，搖頭佩服。這不可以不記。

其實我第一先應該佩服提案的人！在現在大家已經「採用」「他，她，牠」的時候，他才從容不迫地提出了這件議案，真可算得老成持重，「不敢爲天下先」，確遵老子遺訓的了。在我們禮義之邦，無論何處，時間先生總是要先請一步的；所以這件議案不因爲他的從容而被忽視，反因爲他的從容而被尊崇，這就是所謂「讓德」。且看當日之情形，誰不興高而彩烈？便可見該議案的號召之力了。本來呢，「新文學」裏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也太紛歧了！既「她」「伊」之互用，

又「牠」「它」之不同，更有「佢」「彼」之流，竄跳其間；於是乎烏煙瘴氣，一場糊塗！提案人雖只為辨「性」起見，但指定的三字，皆屬於也字系統，儼然有正名之意。將來「也」字系統若竟成為正統，那開創之功一定要歸於提案人的。提案人有如彼的力量，如此的見解，怎不教人佩服？

討論的中心點是在女人，就是在「她」字。「人」讓他站着，「牛」也讓牠站着；所饒不過的是「女」人，就是「她」字旁邊立着的那「女」人！於是辯論開始了。一位教師說，「據我的『經驗』，女學生總不喜歡『她』字——男人的『他』，只標一個『人』字旁，女子的『她』，却特別標一個『女』字旁，表明是個女人；這是她們所不平的！我發出的講義，上面的『他』字，她們常常要將『人』字旁改成『男』字旁，可以見她們報復的意思了。」大家聽了，都微微

笑着，像很有味似的。另一位却起來駁道，「我也在女學堂教書，却沒有這種情形！」海格爾的定律不錯，調和派來了，他說，「這本來有兩派：用文言的歡喜用『伊』字，如周作人先生便是；用白話的歡喜用『她』字，『伊』字用的少些；其實兩個字都是一樣的。」「用文言的歡喜用『伊』字，」這句話却有意思！文言裏間或有「伊」字看見，這是真理；但若說那些「伊」都是女人，那却不免委屈了許多男人！周作人先生提倡用「伊」字也是實，但只是用在白話裏；我可保證，他決不會有什麼「用文言」的話！而且若是主張「伊」字用於文言，那和主張人有兩隻手一樣，何必周先生來提倡呢？於是又冤枉了周先生！——調和終於無效，一位女教師立起來了。大家都傾耳以待，因為這是她們的切身問題，必有一番精當之論！她說話快極了，我聽到的警句只是，「歷來加『女』字旁的字都是不好的字；『她』

字是用不得的！」一位「他」立刻駁道，「『好』字豈不是『女』字旁麼？」大家都大笑了。在這大笑之中，忽有蒼老的聲音：「我看『他』字譬如我們普通人坐三等車；『她』字加了『女』字旁，是請她們坐二等車，有什麼不好呢？」這回真鬧堂了，有幾個人笑得眼睛亮晶晶的，眼淚幾乎要出來；真是所謂「笑中有淚」了。後來的情形可有些模糊，大約便在談笑中收了場；於是乎一幕喜劇告成。

「二等車」，「三等車」這一個比喻，真是新鮮，足為修辭學開一新嶄新的局面，使我有永遠的趣味。從前賈寶玉說男人的骨頭是泥做的，女人的骨頭是水做的，至今傳為佳話；現在我們的辯士又發明了這個「二三等車」的比喻，真是媲美前修，啓迪來學了。但這個「二三等之別」究竟也有例外；我離開南京那一晚，明明在三等車上看見三個「她」！我想：「她」「她」「她」何以不坐二等車呢？難道客

氣不成？——那位辯士的話應該是不錯的！

一九二四年，溫州。

說夢

偽列子裏有一段夢話，說得甚好：

「周之尹氏大治產，其下趨役者，侵晨昏而不息。有老役夫筋力竭矣，而使之彌勤。晝則呻呼而卽事，夜則昏憊而熟寐。精神荒散，昔昔夢爲國君；居人民之上，總一國之事；游燕宮觀，恣意所欲，其樂無比。覺則復役人。……尹氏心營世事，慮鍾家業，心形俱疲，夜亦昏憊而寐。昔昔夢爲人僕；趨走作役，無不爲也；數罵杖撻，無不至也。眠中噓嚙呻呼，徹旦息焉。……」

此文原意是要說出「苦逸之復，數之常也；若欲覺夢兼之，豈可得

邪？」這其間大有玄味，我是領略不着的；我只是斷章取義地賞識這傳故事的自身，所以才老遠地引了來。我只覺得夢不是一件壞東西。卽其如這件故事所說，也還是很有意思的。因爲人生有限，我們若能之夜有這樣清楚的夢，則過了一日，足抵兩日，過了五十歲，足抵一百歲；如此便宜的事，真是落得的。至於夢中的「苦樂」，則照我素人的見解，畢竟是「夢中的」苦樂，不必斤斤計較的。若必欲斤斤計較，我要大膽地說一句：他和那些在牆上貼紅紙條兒，寫着「夜夢不祥，書破大吉」的，同樣地不懂得夢！

但莊子說道，「至人無夢」。偽列子裏也說道，「古之真人，其覺自忘，其寢不夢。」——張湛注曰，「真人無往不忘，乃當不眠，何夢之有？」可知我們這幾位先哲不甚以做夢爲然，至少也總以爲夢是不大高明的東西。但孔子就與他們不同，他深以「不復夢見周公」

爲憾；他自然是愛做夢的，至少也是不反對做夢的。——殆所謂時乎做夢則做夢者歟？我覺得「至人」，「真人」，畢竟沒有我們的份兒，我們大可不必妄想；只看「乃當不眠」一個條件，你我能做到麼？唉，你若主張或實行「八小時睡眠」，就別想做「至人」，「真人」了！儼是，也不用擔心，還有爲我們捫木梢的；我們知道，愚人也無夢！他們是一枕黑甜，哼呵到曉，一些兒夢的影子也找不着的！我們微幸還會做幾個夢，雖因此失了「至人」，「真人」的資格，却也因此而得免於愚人，未嘗不是運氣。至於「至人」，「真人」之無夢和愚人之無夢，究竟有何分別？却是一個難題。我想偷懶，還是撿拾上文說過的話來答吧：「真人……乃當不眠，……」而愚人是「一枕黑甜，哼呵到曉」的！再加一句，此即孔子所謂「上智與下愚不移」也。說到孔子，孔子不反對做夢，難道也做不了「至人」，「真人」？我說，「唯

唯，否否！」孔子是「聖人」，自有他的特殊的地位，用不着再來爭「至人」，「真人」的名號了。但得知道，做夢而能夢周公，才能成其所以爲聖人；我們也還是夠不上格兒的。

我們終於只能做第二流人物。但這中間也還有個高低。高的如我的朋友P君：他夢見花，夢見詩，夢見綺麗的衣裳，……真可算得有夢皆甜了。低的如我：我在江南時，本忝在愚人之列，照例是漆黑一團地睡到天光；不過得聲明，哼是沒有的。北宋以後，不知怎樣，陡然聰明起來，夜夜有夢，而且不一其夢。但我究竟是新升格的，夢儘管做，却做不着一個清清楚楚的夢！成夜地亂夢顛倒，醒來不知所云，恍然若失。最難堪的是每早將醒未醒之際，殘夢依人，膩膩不去；忽然雙眼一睜，如墜深谷，萬象寂然——只有一角日光在牆上癡癡地等着！我此時決不起來，必凝神細想，欲追回夢中滋味於萬一；但照例

是想不出，只惘惘然茫茫然似乎懷念着些什麼而已。雖然如此，有一點是知道的：夢中的天地是自由的，任你徜徉，任你翱翔；一睜眼却就給密密的麻繩綁上了，就大大地不同了！我現在確乎有些精神恍惚，這裏所寫的就夠教你知道。但我不因此咀咒夢；我只怪我做夢的藝術不佳，做不着清楚的夢。若做着清楚的夢，若夜夜做着清楚的夢，我想精神恍惚也無妨的。照現在這樣一大串兒糊裏糊塗的夢，直是要將這個「我」化成漆黑一團，却有些兒不便。是的，我得學些本事，今夜做他幾個好好的夢。我是徹頭徹尾讚美夢的，因為我是素人，而且將永遠是素人。

一九二五年，十月。

海行雜記

這回從北京南歸，在天津搭了通州輪船，便是去年曾被盜劫的。盜劫的事，似乎已狠渺茫；所怕者船上的骯髒，實在令人不堪耳。這是英國公司的船；這樣的骯髒似乎儘夠玷污了英國國旗的顏色。但英國人說：這有什麼呢？船原是給中國人乘的，骯髒是中國人的自由，英國人管得着！英國人要乘船，會去坐在大菜間裏，那邊看看是什麼樣子？那邊，官艙以下的中國客人是不許上去的，所以就好了。是的，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友要罵這隻船是「帝國主義」的船了。「帝國主義的船」！我們到底受了些什麼「壓迫」呢？有的，有的！

我現在且說茶房吧。

我若有常常慣着的人，那一定是寧波的茶房了。他們的地盤，一是輪船，二是旅館。他們的團結，是宗法社會而兼梁山泊式的；所以未可輕侮，正和別的「寧波幫」一樣。他們的職務本是照料旅客；但事實正好相反，旅客從他們得着的只是侮辱，惆悵，與欺騙罷了。中國原有「行路難」之嘆。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緣故；但在現在便利的交通之下，即老於行旅的人，也還時時發出這種嘆聲，這又爲什麼呢？茶房與碼頭工人之難於應付，我想比僅僅的交通不便，有時更顯其「難」吧！所以從前的「行路難」是唯物的；現在的卻是唯心的。這固然與社會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觀念有多少關係，不能全由當事人負責；但當事人的「性格惡」實也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的。

我是乘船既多，受侮不少，所以姑說輪船裏的茶房。你去定輪位

的時候，若遇着乘客不多，茶房也許會冷臉相迎；若乘客擁擠，你可就倒楣了。他們或者別轉臉，不來理你；或者用一兩句比刀子還尖的話，打發你走路——譬如說：「等下趙吧。」他說得如此輕鬆，憑你急死了也不管。大約行旅的人總有些異常，臉上總有一付着急的神氣。他們是以逸待勞的，樂得和你開開頑笑，所以一切反應總是懶懶的，冷冷的；你愈急，他們便愈樂了。他們於你也並無仇恨，只想玩弄玩弄，尋尋開心罷了，正和太太們玩弄叭兒狗一樣。所以你記着：上船定艙位的時候，千萬別先高聲呼喚茶房。你不是急於要找他們說話麼？但是他們先得訓你一頓，雖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語：「啥事體啦？哇啦哇啦的！」接着才響聲說，「噢，來哉，啥事體啦？」你還得記着：你的話說得愈慢愈好，愈低愈好；不要太客氣，也不要太不客氣。這樣你便是門裡裏的人，便是內行；他們固然不見得歡迎你，但也不會

玩弄你了。——只冷臉和你簡單說話；要知道這已算承蒙青眼，應該受寵若驚的了。

定好了艙位，你下船是愈遲愈好；自然，不能過了開船的時候。最好開船前兩小時或一小時到船上，那便顯得你是一個有「涵養工夫」的，非急幸幸的「阿木林」可比了。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辦他自己的事，去早了倒絆住了他；他雖然可託同伴代為招呼，但總之麻煩了。爲了客人而麻煩，在他們是不值得，在客人是不必要；所以客人便只好受「阿木林」的待遇了。有時船於明早十時開行，你今晚十點上去，以爲晚上總該合式了；但也不然。晚上他們要打牌，你去了足以擾亂他們的清興；他們必也恨恨不平的。這其間有一種「分」，一種默喻的「規矩」，有一種「門檻經」，你得先做若干次「阿木林」，才能應付得「恰到好處」呢。

開船以後，你以爲茶房開了，不妨多呼喚幾回。你若真這樣做時，又該受教訓了。茶房日裏要談天，料理私貨；晚上要抽大煙，打牌。那有閒工夫來伺候你！他們早上給你舀一盆臉水，日裏給你開飯，飯後給你擰手巾；還有上船時給你攤開鋪蓋，下船時給你打起鋪蓋；好了，這已經多了，這已經夠了。此外若有特別的事要他們做時，那只是額外效勞。你得自己走出艙門，慢慢地叫着茶房，慢慢地和他說，他也會照你所說的做，而不加損害於你。最好是預先打聽了兩個茶房的名字，到這時候悠然叫着，那是更其有效的。但要叫得大方，彷彿很熟悉的樣子，不可有一點訥訥。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，被叫者覺得你有意和他親近（結果酒資不會少給），而別的茶房或竟以爲你與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，因而有了相當的敬意；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時，別人往往會幫着你叫的。但你也只能偶爾叫他們；若常常麻煩，

他們將發見，你到底是「阿木林」而冒充內行，他們將立刻改變對你的態度了。至於有些人睡在鋪上高聲朗誦的叫着「茶房」的，那確似乎搭足了架子；在茶房眼中，其為「阿」字號無疑了。他們於是忿然的答應：「啥事體啦？哇啦啦！」但走來倒也會走來的。你若再多叫兩聲，他們又會說：「啥事體啦？茶房當山歌唱！」除非你真麻木，或真生了氣，你大概總不願再叫他們了吧。

「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」至今傳為美談。但你入輪船，最好每事不必問。茶房之怕麻煩，之懶惰，是他們的特徵；你問他們，他們或說不曉得，或故意和你開開玩笑，好在他們對客人們，除行李外，一切是不負責任的。大概客人們最普遍的問題，「明天可以到吧？」「下午可以到吧？」一類。他們或隨便答覆，或說，「慢慢來好囉，總會到的。」或簡單的說，「早呢！」總是不得要領的居多。他們的話常

常變化，使你不能確信；不確信自然不問了。他們所要的正是耳根清淨呀。

茶房在輪船裏，總是盤踞在所謂「大菜間」的喫飯間裏。他們常常圍着桌子閒談，客人也可插進一兩個去。但客人若是坐滿了，使他們無處可坐，他們便恨恨了；若在晚上，他們老實不客氣將電燈滅了，讓你們暗中摸索去吧。所以這喫飯間裏的桌子竟像他們專利的。當他們圍桌而坐，有幾個固然有話可談；有幾個卻連話也沒有，只默默坐着，或者在打牌。我似乎爲他們覺着無聊，但他們也就這樣過去了。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倦怠，嘲諷，麻木的氣分，彷彿下王夫練就了似的。最可怕的就是這滿臉：所謂「弛弛然拒人於千里之外」者，便是這種臉了。晚上映着電燈光，多少遮過了那灰滯的顏色；他們也開始有了些生氣。他們搭了鋪抽大煙，或者拖開桌子打牌。他們抽了大煙，漸

有笑語；他們打牌，往往通宵達旦——牌聲，爭論聲充滿那小小的「大菜間」裏。客人們，尤其是抱了病，可睡不着了；但於他們有甚麼相干呢？活該你們洗耳恭聽呀！他們也有不抽大煙，不打牌的，便搬出香烟畫片來一張張細細賞玩；這卻是「雅人深致」了。

我說過茶房的團結是宗法社會而兼梁山泊式的，但他們中間仍不免時有戰氛。濃郁的戰氛在船裏是見不着的；船裏所見，只是輕微淡遠的罷了。「唯口出好與戎」，茶房的口，似乎很值得注意。他們的口，一例是練得極其尖刻的；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。他們大約是「事可輸在腿上，不肯輸在嘴上。」所以即使是同伴之間，往往因爲一句有意的或無意的，不相干的話，動了真氣，掄眉豎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已。這時臉上全失了平時冷靜的顏色，而換上熱烈的猙獰了。但也終於只是口頭「恨恨」而已，真個拔拳來打，舉腳來踢的，倒也似

乎沒有。語云，「君子動口，小人動手；」茶房們雖有所爭乎，殆仍不失爲君子之道也。有人說，「這正是南方人之所以爲南方人，」我想，這話也有理。茶房之於客人，雖也「不肯輸在嘴上」，但全是玩弄的態度，動真氣的似乎很少；而且你愈動真氣，他倒愈可以玩弄你。這大約因爲對於客人，是以他們的團體爲靠山的；客人總是孤單的多，他們「倚衆欺」起來，不怕你不就範圍的：所以用不着動真氣。而且萬一喫了客人的虧，那也必是許多同伴陪着他同喫的，不是一個人失了面子；又何必動真氣呢？尅實說來，客人要他們動真氣，還不夠資格哪！至於他們同伴間的爭執，那才是切身的利害，而且單鎗匹馬做去，毫無可恃的現成的力量；所以便是小題，也不得不大做了。

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時候，那必是收酒資的幾分鐘了。酒資的數目照理雖無一定，但卻有不成文的譜。你按着譜斟酌給與，雖也不

難得着一聲「謝謝」，但言語的壓迫是不會來的了。你若給得太少，雖謙太遠，他們會始而嘲你，繼而罵你，你還得加錢給他們；其實既受了罵，大可以不加的了，但事實上太多難受罵的客人，偏於他們的威勢，總是加給他們的。加了以後，還得聽許多嘮叨才罷。有一回，和我同船的一個學生，本該給一元錢的酒資的，他只給了小洋四角。茶房狠力爭，終不得要領，於是說：「你好帶回去做車錢吧！」將錢向鋪上一擲，忿然而去。那學生後來終於添了一些錢重交給他；他這才默然拿走，面孔仍是板板的，若有所不屑然。——付了酒資，便該打鋪蓋了；這時仍是要慢慢來的，一急還是要受教訓，雖然你已給過酒資了。鋪蓋打好以後，茶房的壓迫才算是完了，你再預備受碼頭工人和旅館茶房的壓迫吧。

我原是聲明了敘述通州輪船中事的，但祇做了一首「詠茶房文」；

在這裏，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。不，「天下老鴉一般黑，」我們若很謹慎的將這句話只用在各輪船裏的寧波茶房身上，我想是不會悖謬的。所以我雖就一般立說，通州輪船的茶房卻已包括在內；特別指明與否，是無關重要的。

一九二六年，七月，白馬湖。